

智囊全集 明 冯梦龙

智囊自叙

冯子曰：人有智犹地有水，地无水为焦土，人无智为行尸。智用于人，犹水行于地，地势坳则水满之，人事坳则智满之。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林，蔑不由此。何以明之？昔者梁、纣愚而汤、武智；六国愚而秦智；楚愚而汉智；隋愚而唐智；宋愚而元智；元愚而圣祖智。

举大则细可见，斯《智囊》所为述也。或难之曰：智莫大于舜，而困于顽嚚；亦莫大于孔，而厄于陈蔡；西邻之子，六艺娴习，怀璞不售，鹑衣馊食，东邻之子，纆字未识，坐享素封，仆从盈百，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？冯子笑曰：子不见夫凿井者乎？冬裸而夏裘，绳以入，畚以出，其平地获泉者，智也，菲夫土究而石见，则变也。有种世衡者，腐石出泉，润及万家。是故愚人见石，智者见泉，变能穷智，智复不穷于变。使智非舜、孔，方且灰于廩、泥于井、俘于陈若蔡，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？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，而又何以窥吾囊？或又曰：舜、孔之事则诚然矣。然而“智囊”者，固大夫错所以膏焚于汉市也，子何取焉？冯子曰：不不！错不死于智，死于愚，方其坐而谈兵，人主动色，迨七国事起，乃欲使天子将而已居守，一为不智，谗兴身灭。虽然，错愚于卫身，而智于筹国，故身死数千年，人犹痛之，列于名臣。斗宵之流，卫身偏智，筹国偏愚，以此较彼，谁妍谁媿？且“智囊”之名，子知其一，未知二也。前乎错，有樗里子焉；后乎错，有鲁匡、支谦、杜预、桓范、王俭焉；其在皇明，杨文襄公并擅此号。数君子者，迹不一轨，亦多有成功竖勋、身荣道泰。子舍其利而惩其害，是犹睹一人之溺，而废舟楫之用，夫亦愈不智矣！

或又曰：子之述《智囊》，将令人学智也。智由性生乎，由纸上乎？冯子曰：吾向者固言之：智犹水，然藏于地中者，性；凿而出之者，学。井润之用，与江河参。吾忧夫人性之锢于土石，而以纸上言为之畚鍤，庶于应世有廖尔。或又曰：仆闻“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”。

子之品智，神奸巨猾，或登上乘，鸡鸣狗盗，亦备奇闻，囊且秽矣，何以训世？冯子曰：吾品智非品人也。不唯其人唯其事，不唯其事唯其智，虽好猾盗贼，谁非吾药笼中硝、戟？吾一以为蛛网而推之可渔，一以为蚕茧而推之可室。譬之谷王，众水同归，岂其择流而受！或无以难，遂书其语于篇首。冯子名梦龙，字犹龙，东吴之畸人也。

智囊自叙智囊补自叙

忆丙寅岁，余坐蒋氏三径斋小楼近两月，辑成《智囊》二十七卷。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，往往滥蒙嘉许，而嗜痴者遂冀余有续刻。余菰芦中老儒尔，目未睹西山之秘籍，耳未闻海外之僻事，安所得匹此者而续之？顾数年以来，闻见所触，苟邻于智，未尝不存诸胸臆，以此补前辑所未备，庶几其可。虽然，岳忠武有言：“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。”善用之，鸣吠之长可以逃死；不善用之，则马服之书无以救败。故以羊悟马，前刻已庆其繁；执方疗疾，再补尚虞其寡。第余更有说焉。唐太宗喜右军笔意，命书家分临兰亭本，各因其质，勿泥形模，而民间片纸只字，乃至搜括无遗。佛法上乘，不立文字，四十二章，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犹未已。故致用虽贵乎神明，往迹何妨乎多识？兹补或亦海内明哲之所不弃，不止塞嗜痴者之请而已也。书成，值余将赴闽中，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，故同至松陵。德仲先行余《指月》、《衡库》诸书，盖嗜痴之尤者，因述是语为叙而之。

吴门冯梦龙题于松陵之舟中

上智部总叙

冯子曰：智无常局，以恰肖其局者为上。故愚夫或现其一得，而晓人反失诸千虑。何则？上智无心而合，非千虑所臻也。人取小，我取大；人视近，我视远；人动而愈纷，我静而自正；人束手无策，我游刃有余。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，巨事遇之而皆细。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，而其举动出人意思索之外。或先忤而后合，或似逆而实顺。方其闲闲，豪杰所疑；迄乎断断，圣人不易。呜呼！智若此，岂非上哉！上智不可学，意者法上而得中乎？

抑语云“下下人有上上智”，庶几有触而现焉？余条列其概，稍分四则，曰《见大》、曰《远犹》、曰《通简》、曰《迎刃》，而统名之曰《上智》。

上智部——见大卷一

一操一纵，度越意表；寻常所惊，豪杰所了。集《见大》。

太公 孔子

太公望封于齐。齐有华士者，义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人称其贤。太公使人召之三，不至，命诛之。周公曰：“此人齐之高士，奈何诛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夫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望犹得臣而友之乎？望不得臣而友之，是弃民也；召之三不至，是逆民也。而旌之以为教首，使一国效之，望谁与为君乎？”

少正卯与孔子同时。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。孔子为大司寇，戮之于两观之下，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。夫子诛之，得无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人有恶者五，而盗窃不与焉：一曰心达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此，则不免于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之。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以不诛也。”

诸葛亮

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，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：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，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及赦也。若景升父子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乎？”及费(禕)为政，始事姑息，蜀遂以削。

光武帝

刘秀为大司马，时舍中儿犯法。军市令祭遵格杀之。秀怒，命取遵。主簿陈副谏曰：

“明公常欲众军整齐，遵奉法不避，是教令所行，奈何罪之？”秀悦，乃以为刺奸将军，谓诸将曰：“当避祭遵。吾舍中儿犯法，尚杀之，必不私诸将也。”

使马圉

孔子行游，马逸食稼。野人怒，繫其马。子贡往说之，果词而不得。孔子曰：“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，譬以太牢享野兽，以《九韶》乐飞鸟也。”乃

使马圉人，谓野人曰：“子不耕于东海，予不游西海也，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？”野人大喜，解马而予之。

选押伴使

“三徐”名著江左，皆以博洽闻中朝，而骑省铉尤最。会江左使铉来修贡，例差官押伴。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，宰相亦艰其选，请于艺祖。艺祖曰：“姑退，朕自择之。”有顷，左(王当)传宣殿前司，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。宸笔点其一，曰：“此人可！”

在廷皆惊，中书不敢复请，趣使行。殿侍者莫知所以，弗获已，竟往。渡江，始铉词锋如云，旁观骇愕，其人不能答，徒唯唯，铉不测，强聒而与之言。居数日，既无酬复，铉亦倦且默矣。

胡世宁

少保胡世宁。为左都御史，掌院事。时当考察，执政请禁私谒。公言：

“臣官以察为名。人非接其貌、听其言，无以察其心之邪正、才之短长。若屏绝士夫，徒按考语，则毁誉失真，而求激扬之，难当矣。”上是其言，不禁。

韩(彳晃) 钱谬(金旁)

韩晃节制三吴，所辟宾佐，随其才器，用之悉当。有故人子投之，更无他长。尝召之与宴，毕席端坐，不与比坐交言。公署以随军，令监库门。此人每早入帷，端坐至夕。吏卒无敢滥出入者。

吴越王常游府园，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。及淮南围苏州，使仁章通信入城，果得报而还。谬以诸孙言之。

燕昭王

燕昭王问为国。郭隗曰：“帝者之臣，师也；王者之臣，友也；伯者之臣，宾也；危国之臣，帅也。——唯王所择。”燕王曰：“寡人愿学而无师。”郭隗曰：“王诚欲兴道，隗请为天下士开路。”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，北面事之。不三年，苏子自周往，邹衍自齐往，乐毅自赵往，屈景自楚归。

丙吉 郭进

吉为相，有驭吏嗜酒，从吉出，醉呕丞相车上。西曹主吏白，欲斥之。吉曰：“以醉饱之失去士，使此人复何所容？西曹第忍之，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。”此驭吏，边郡人，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。尝出，适见驿骑持赤白囊，边郡发奔命书驰来。至，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，知虏入云中、代郡，速归见吉，白状，因曰：“恐虏所入边郡，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，宜可豫视。”吉善其言，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。未已，诏召丞相、御史，问以虏所入郡吏。吉具对。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，以得谴让；而吉见谓忧边思职，驭吏力也。

郭进任山西巡检，有军校诣阙讼进者。上召讯，知其诬，即遣送进，令杀之。会并寇入，进谓其人曰：“汝能讼我，信有胆气。今赦汝罪，能掩杀并寇者，即荐汝于朝；如败，即自投河，毋污我剑也。”其人踊跃赴斗，竟大捷。进即荐扶擢之。

假书

秦桧当国，有士人假其书，谒扬州守。守觉其伪，交原书管押其回。桧见之，即假其官资；或问其故，曰：“有胆敢假桧书，此必非常人。若不以一官束之，则北走胡，南走越矣。”

奸桧此举，却胜韩、范远甚，所谓“下下人有上上智”。

有人贗作韩魏公书，谒蔡君谟。君谟虽疑之，然士颇豪，与之三千，因回书，遣四兵送之，并致果物于魏公。客至京，谒公谢罪。公徐曰：“君谟手段小，恐未足了公事。夏太尉在长安，可往见之。”即为发书，子弟疑谓包容已足，书可勿发。公曰：“士能为我书，又能动君谟，其才器不凡矣。”至关中，夏竟官之。又东坡元祐间出帅钱塘。视事之初，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

州乡贡进士吴味道，以二巨卷，作公名衔，封至京师苏侍郎宅。公呼讯其卷中何物。味道恐蹙而前曰：“味道今秋忝冒乡荐。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赈以百千，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。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，则至都下不存其半。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，唯内翰与侍郎耳。纵有败露，必能情贷，遂假先生名衔，緘封而来。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，罪实难逃。”公熟视，笑，呼掌笈吏去其旧封，换题新衔，附至东京竹竿巷，并手书子由书一纸，付之，曰：“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。”明年味道及第，来谢。二事俱长人智量者。）

楚庄王 袁盎

楚庄王宴群臣，命美人行酒。日暮，酒酣烛灭，有引美人衣者。美人援绝其冠缨，趣火视之。王曰：“奈何显妇人之节，而辱士乎！”命曰：“今日与寡人饮，不绝缨者不欢。”

群臣尽绝缨而火，极欢而罢。及围郑之役，有一臣常在前，五合五获首，却敌，卒得胜。询之，则夜绝缨者也。

盎先尝为吴相时，盎有从史私盎侍儿。盎知之，弗泄。有人以言恐从史，从史亡。盎亲追反之，竟以侍儿赐，遇之如故。景帝时，盎既入为太常，复使吴。吴王时谋反，欲杀盎，以五百人围之。盎未觉也。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，乃置二百石醇醪，尽饮五百人醉卧，辄夜引盎起，曰：“君可去矣，旦日王且斩君。”盎曰：“公何为者？”司马曰：“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。”于是盎惊脱去。

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，种世衡尝夜与饮，出侍姬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内，慕恩窃与姬戏。术默然，麾使去。即日大享将士，召此妇出，谓曰：“杀汝则无罪，留汝则不可。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。”妇指一人，术即赐之。

王猛

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。慕容评屯潞州。猛进与相持，遣将军徐成规燕军。期日中，及昏而反，猛怒，欲斩成。邓羌请曰：“贼众我寡，诘朝将战，且宜宥之。”猛曰：“若不斩成，军法不立。”羌固请曰：“成，部将也，虽违期应斩，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。”猛又弗许。羌怒，还营，严鼓勒兵，将攻猛。猛谓羌义而有勇，使语之曰：“将军止，吾今赦之矣。”成既获免，羌自来谢。猛执羌手而笑曰：“吾试将军耳。将军于郡将尚尔，况国家乎！”

魏元忠

唐高宗幸东都时，关中饥谨。上虑道路多草窃，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。元忠受诏，即阅视赤县狱，得盗一人，神采语言异于众。命释桎梏，袭冠带，乘驿以从，与人共食宿，托以诘盗。其人笑而许之，比反东都，士马万数，不亡一钱。

柳一砥(王比)

唐柳大夫砥，谪授泸州郡守。渝州有牟磨秀才，即都校牟居厚之子，文采不高，执所业谒见。柳奖饰甚勤。子弟以为太过。柳曰：“巴蜀多豪士，此押衙之子，独能好文，苟不诱进，渠即退志。以吾称誉，人必荣之，由此减三五员草贼，不亦善乎？”

廉希宪

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，常如不及。方为中书平章时，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，公毅然不命之坐。刘去，宋诸生褴缕冠衣，袖诗请见。公亟延入坐语，稽经抽史，饮食劳苦，如平生欢。既罢，弟希贡问曰：“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，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，有说乎？”公曰：

“非尔所知也。大臣语默进退，系天下轻重。刘整官虽尊贵，然背国叛主而来者；若宋诸生，何罪而羈囚之？今国家崛起朔漠，我于斯文不加厚，则儒术由此衰熄矣。”

范文正

范文正公用士，多取气节而略细故，如孙威敏、滕达道，皆所素重。其为帅日，辟置僚幕客，多取谪籍未牵复人。或疑之，公曰：“人有才能而无过，朝廷自应用之。若其实有可用之材，不幸陷于吏议，不因事起之，遂为废人矣。”故公所举多得士。

徐存斋

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，时年未三十。一士子文中用“颜苦孔之卓”。徐勒之，批云“杜撰”，置四等。此生将领责，执卷请曰：“大宗师见教诚当，但‘苦孔之卓’出扬子《法言》，实非生员杜撰也。”徐起立曰：“本道侥幸太早，未尝学问，今承教多矣。”改置一等。一时翕然，称其雅量。

古来圣主名臣，断无使性遂非者。

又闻徐公在浙时，有二生争贡，哗于堂下，公阅卷自若。已而有二生逊贡，哗于堂下，公亦阅卷自若。顷之，召而谓曰：“我不欲使人争，亦不能使人让，诸生未读教条乎？连本道亦在教条中，做不得主。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。”由是争让皆息。公之持大体皆此类。

屠枰石

屠枰石先生为浙中督学，持法严。按湖时，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。一生宿娼家，保甲味爽两擒抵署门，无敢解者。门开，携以入。保甲大呼言状，屠佯为不见闻者，理文书自如。

保甲膝行渐前，离两累颇远。屠瞬门役，判其臂曰：“放秀才去。”门役喻其意，潜趋下引出，保甲不知也。既出，屠昂首曰：“秀才安在？”保甲回顾失之，大惊，不能言。与大杖三十，荷枷；娼则逐去。保甲仓惶语人曰：“向殆执鬼！”诸生咸唾之，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。自是刁风顿息，而此士卒自惩，用贡为教官。

李孝寿 宋元献

李孝寿为开封尹。有举子为仆所凌，忿甚，具牒欲送府。同舍生劝解，久乃释，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：“不勘案，决杖二十。”仆明日持诣府，告其主仿尹书判，私用刑。孝寿即追至，备言本末。孝寿幡然曰：“所判正合我意！”如数与仆杖，而谢举子。时都下数千人，无一仆敢肆者。

宋元献公罢相守洛。有一举子，行囊中有失税之物，为仆夫所告。公曰：“举人应举，孰无所携？未可深罪。若奴告主，此风胡可长也！”但送税院倍其税，仍治其奴罪，而遣之。

胡霆桂

胡霆桂，开庆间为铅山主簿。时私酿之禁甚严。有妇诉其姑私酿者。霆桂诘之曰：“汝事姑孝乎？”曰：“孝。”曰：“既孝，可代汝姑受责。”以私酿律苔之。政化遂行，县大治。

尹源

尹源，尹洙之兄也，举进士，通判泾州，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，降知密州。源上书言：“涣为主将，部卒有罪不伏，笞辄呼万岁，涣斩之不为过。以此谪涣，臣恐边兵愈骄，轻视主将，所系非轻。”涣遂获免。

张耳

张耳、陈余，皆魏名士。秦灭魏，悬金购两人。两人变姓名俱之陈，为里监门以自食。

吏尝以过笞陈余。余怒欲起，张耳蹶之，使受笞。吏去，耳乃引余之桑下，数之曰：“始吾与公言何若？今见小辱，而欲死一吏乎！”

狄武襄

狄青起行伍十余年，既贵显，面涅犹存，曰：“留以劝军中！”

邵雍

熙宁中，新法方行，州县骚然。邵康节闲居林下，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，以书问康节。答曰：“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。新法固严，能宽一分，则民受一分之赐也矣。投劾而去何益？”

常言：“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才为功业，但随力到处，有以及物，即功业也。”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，或辞以无力，大师指凳曰：“假如此凳，欹斜碍路，吾为整之，亦一善也。”如此存心，便觉临难投劾者亦是宝山空回。

鲜于铢为利州路转运副使，部民不请青苗钱。王安石遣吏诘之。铢曰：“青苗之法，愿取则与。民自不愿，岂能强之！”东坡称铢“上不害法，中不废亲，下不伤民”，以为“三难”。仕途当以为法。

杨士奇

广东布政徐奇入觐，载岭南藤篔，将以馈廷臣。逻者获其单目以进。上视之，无杨士奇名，乃独召之，问故。士奇曰：“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，众皆作诗文赠行，故有此馈，臣时有病，无所作，不然，亦不免。今众名虽具，受否未可知。且物甚微，当以无他。”上意解，即以单目付中官令毁之，一无所问。

此单一焚，而逻者丧气，省缙绅中许多祸，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。所全甚大。无智名，实大智也，岂唯厚道！

宋真宗时，有上书言官禁事者。上怒，籍其家，得朝士所与往还、占问吉凶之说，欲付御史问状。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，请并付狱。上意浸解，公遂至中书，悉焚所得书。已而上悔，复驰取之。公对：“已焚讫”，乃止。此事与文贞相类，都是舍身救物。）

严震

严震镇山南，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活。震召子公弼等问之。公弼曰：“此患风耳，大人不必应之。”震怒，曰：“尔必坠吾门！只可劝吾力行善事，奈何劝吾吝惜金帛？且此人不办，向吾乞三百千，的非凡也！”遂命左右准数与之。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，亦无造次过求者。

萧何 任氏

沛公至咸阳，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，何独先入收秦丞相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。

沛公具知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处、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得秦图书也。

宣曲任氏；其先为督道仓吏。秦之败也，豪杰争取金玉，任氏独窖仓粟。楚汉相距荥阳，民不得耕种，米石至万，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。

蔺相如 寇恂

赵王归自渑池，以蔺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廉颇自侈战功，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：“我见相如必辱之！”相如闻，不肯与

会；每朝，常称病，不欲与颇争列。已而相如出，望见廉颇，辄引车避匿。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，欲辞去。相如固止之曰：

“公之视廉颇孰与秦王？”曰：“不若也。”相如曰：“夫以秦王之威，而相如廷叱之，辱其群臣；相如虽弩，独畏廉将军哉！顾吾念之：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，今两虎共斗，势不俱生。吾以为此者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”颇闻之，肉袒负荆，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，遂为刎颈之交。

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，太守寇恂捕戮之。复以为耻，过颍川，谓左右曰：“见恂必手刃之！”恂知其谋，不与相见。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，以备非常，恂曰：“不然。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，为国也。”乃敕属县盛供具，一人皆兼两人之馔。恂出迎于道，称疾而还。复勒兵欲追之，而将士皆醉，遂过去。恂遣人以状闻，帝征恂，使与复结友而去。

张飞

先主一见马超，以为平西将军，封都亭侯。超见先主待之厚也，阔略无上下礼，与先主言，常呼字。关羽怒，请杀之，先主不从。张飞曰：“如是，当示之以礼。”明日大会诸将，羽、飞并挟刀立直。超入顾坐席，不见羽、飞座；见其直也，乃大惊。自后乃尊事先主。

曹彬 羹仪

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，曹彬为世宗亲吏，掌茶酒。太祖尝从求酒，彬曰：“此官酒，不可相与。”自沽酒以饮之。及太祖即位，语群臣曰：“世宗吏不欺其主者，独曹彬耳。”由是委以腹心。

太祖下滁州，世宗命羹仪籍其帑藏。至数日，太祖命亲吏取藏绢，仪曰：“公初下城，虽倾藏取之，谁敢言者？今既有籍，即为官物，非旨不可得。”后太祖屡称仪有守，欲以为相。

鲁宗道

宋鲁宗道(字贯夫，亳州人。)为渝德日，真宗尝有所召。使者及门，宗道不在，移时乃自仁和肆饮归。中使先入，与约曰：“上若怪公来迟，当托何事以对？”宗道曰：“但以实告。”曰：“然则当得罪。”宗道曰：“饮酒，人之常情；欺君，臣子之大罪。”中使如公对。真宗问公：“何故私人酒家？”公谢曰：“臣家贫，无器皿，酒肆具备。适有乡亲远来，遂邀之饮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无识臣者。”真宗笑曰：“卿为官臣，恐为御史所弹。”然自此奇公，以为真实可大用。

吕夷简

仁宗久病废朝，一日疾差，思见执政，坐便殿，急召二府。吕许公闻命，移刻方赴，同列赞公速行，公缓步自如。既见，上曰：“久病方平，喜与公等相见，何迟迟其来？”公从容奏曰：“陛下不豫，中外颇忧。一旦急召近臣，臣等若奔驰以进，恐人惊动。”上以为得辅臣体。

庆历中，石介作《庆历圣德颂》，褒贬甚峻，于夏竦尤极诋斥。未几，党议起，介得罪罢归，卒。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，或言直温尝从介学，于是竦遂谓介实不死，北走胡矣。

诏编管介之子于江淮，出中使，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。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，谓中使曰：“若发棺空，而介果北走，虽孥戮不为酷。万一介真死，朝廷无故剖人家墓，非所以示后也。”中使曰：“然则何以应中旨？”夷简曰：“介死，必有棺敛之人，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，至于举枢室棺，必用凶肆之人。今悉檄至劾问，苟无异说，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。亦足以应诏也。”中使如其言。及入奏，仁宗亦悟竦之谮，寻有旨，放介妻子还乡。

古弼 张承业

魏太武尝校猎西河，诏弼以肥马给骑士。弼故给弱者。上大怒，曰：“尖头奴，敢裁量我！还台先斩此奴！”时弼属尽惶惧，弼告之曰：“事君而使君盘游不适，其罪小；不备不虞，其罪大。今北狄南虜，狡焉启疆，是吾忧也。吾选肥马以备军实，苟利国家，亦何惜死！明主可以理干，罪自我，卿等无咎。”帝闻而叹曰：“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！”弼头尖，帝尝名之曰“笔头”，时人呼为“笔公”。

后唐庄宗尝须钱蒲博、赏赐伶人，而张承业主藏钱，不可得。庄宗置酒库中，酒酣，使其子继岌为承业起舞。舞罢，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。庄宗指钱积，语承业曰：“和哥乏钱，可与钱一积，安用带马？”承业谢曰：“国家钱，非臣所得私。”庄宗语侵之，承业怒曰：“臣老敕使，非为子孙，但受先王顾命，誓雪国耻，惜此钱，佐王成霸业耳！若欲用，何必问臣？财尽兵散，岂独臣受祸也！”因持庄宗衣而泣。乃止。

后唐明宗

秦王从荣性轻佻，喜儒学，多招致后生浮薄之徒赋诗饮酒。一日，明宗问之曰：“尔军政之余，所习何事？”对曰：“暇则读书，与诸儒诗谈道。”明宗曰：“吾每见先帝好作歌诗，甚无谓。汝将家子，文章非所素习，必不能工，传于人口，徒作笑柄，吾老矣，于经义虽未晓，然尚喜闻之，余不足学也。”从荣卒败。

李渊

李渊克霍邑。行赏时，军吏拟奴应募不得与良人同。渊曰：“矢石之间，不辨贵贱；论勋之际，何有等差？宜并从本勋授。”引见霍邑吏民，劳赏如西河，选其壮丁，使从军。关中军士欲归者，并授五品散官，遣归。或谏以官太滥，渊曰：“隋氏吝惜勋赏，致失人心，奈何效之？且收众以官，不胜于用兵乎？”

刘温叟

开宝三年，刘温叟为御史中丞。一日晚过明德门，帝方与黄门数人登楼。温叟知之，令传呼依常而过，翌日请对，言：“人主非时登楼，则下必希望恩赏。臣所以呵道而过，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。”帝善之。

卫青 程信

大将军青兵出定襄。苏建、赵信并军三千余骑，独逢单于兵。与战一日，兵且尽，信降单于，建独身归青。议郎周霸曰：“自大将军出，未尝斩裨将。今建弃军，可斩，以明将军之威。”长史安曰：“不然。建以数千卒当虏数万，力战一日，士皆不敢有二心。自归而斩之，是示后无反意也。不当斩。”青曰：“青得以肺腑待罪行间，不患无威。而霸说我以明威，甚失臣意。且使臣职虽当斩将，以臣之尊宠，而不敢专诛于境外，其归天子，天子自裁之，于以风为人臣者不敢专权，不亦可乎？”遂囚建诣行在，天子果赦不诛。

休宁程公信为南司马，征川贵时，诏以便宜之权付公。公自发兵至凯旋，不爵一人，不杀一人。同事者以为言，公曰：“刑赏，人主之大柄，惧阍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。幸而事集，又窃弄之，岂人臣之谊耶？”论者以为古名臣之言。

李愬

节度使李愬既平蔡，械吴元济送京师。屯兵鞠场，以待招讨使裴度。度入城，愬具袁鞋出迎，拜于路左。度将避之，愬曰：“蔡人顽悖，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。愿公因而示之，使知朝廷之尊。”度乃受之。

冯(火爰)

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，能为收责于薛者。冯媛署曰“能”。于是约车治装，载券契而行，辞曰：“责毕收，以何市而反？”孟尝君曰：“视吾家所寡有者。”媛至薛，召诸民当偿者悉来，既合券，矫令以责赐诸民，悉焚其券。民称“万岁”。长驱至齐，孟尝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之，曰：“责毕收乎？”曰：“收毕矣。”“以何市而反？”媛曰：“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，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，狗马实外厩，美人充下陈，君家所寡有者，义耳！

窃以为君市义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市义奈何？”曰：“今君有区区之薛，不拊爱其民，因而贾利之。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，因焚其券，民称万岁；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！”孟尝君不悦，曰：“先生休矣！”后期年，齐王疑孟尝，使就国。未至薛百里，民扶老携幼争趋迎于道。孟尝君谓媛曰：“先生所为文市义者，乃今日见之。”

王旦

王钦若、马知节同在枢府，一日上前因事忿争。上召王旦至，则见钦若喧哗不已，马则涕泣曰：“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。”旦乃叱钦若下去。上怒甚，欲下之狱。旦从容曰：“钦若等恃陛下顾遇之厚，上烦陛下。臣冠宰府，当行朝典，然观陛下天颜不怡，愿且还内，来日取旨。”上许之。旦退，召钦若等切责，皆皇惧，手疏待罪。翌日，上召旦曰：“王钦若等事如何处分？”旦曰：“臣晓夕思之，钦若等当黜，然未知使伏何罪？”上曰：“对朕忿争无

礼。”且曰：“陛下圣明在御，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，恐夷狄闻之，无以威远。”

上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愿至中书，召钦若等，宣示陛下含容之意，且戒约之。俟少间，罢之未晚。”上曰：“非卿言，朕固难忍。”后数月，钦若等皆罢。

胡(彳 炎)

正统中，宗伯胡炎一日早朝承旨，跪起，带解落地。从容拾系之，遂叩头还班，御史亦不能纠。十三年，彭鸣中状元，当上表谢恩之夕，坐以待旦。至四鼓，乃隐几而寐，竟失朝。纠仪御史奏，令锦衣卫拿。已奉旨，胡公出班奏：“状元彭鸣不到，合着锦衣卫寻。”

上是之。不然，一新状元遂被拘执如囚人，斯文不雅观。老成举措，自得大体。

孙觉

孙莘老觉知福州。时民有欠市易钱者，系狱甚众。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，请于莘老。莘老徐曰：“汝辈所以施钱，何也？”众曰：“愿得福耳。”莘老曰：“佛殿未甚坏，又无露坐者，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，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，其获福岂不多乎？”富人不得已，诺之。即日输官，囹圄遂空。

赵清献

赵清献公出察青州，每念一人入狱，十人罢业，株连波及，更属无辜。且狱禁中夏有疫疾湿蒸，冬有疫疠冻裂。或以小罪，经年桎梏，或以轻系，追就死亡。狱卒囚长，需索凌辱，尤可深痛。时令人马上飞吊监簿查勘，以狱囚多少，定有司之贤否。行之期年，郡州具属吏，无敢妄系一人者。邵尧夫每称道其事。

贾彪

贾彪与荀爽齐名，举孝廉为新息长。小民因贫，多不养子，彪严为其制，与杀人同罪。

城南有盗劫害人者，北有妇人杀子者，彪出案发，而椽吏欲引南。彪怒曰：“贼寇害人，此则常理；母子相残，逆天违道！”遂驱车北行，案验其

罪。城南贼闻之，亦面缚自首。数年间养子数千，僉曰：“贾父所长。”生男名曰“贾男”，生女名曰“贾女”。

柳公绰

柳公绰节度山东，行部至邓，吏有纳贿、舞文，二人同系。县令闻公绰素持法，必杀贪者。公绰判曰：“贼吏犯法，法在；好吏坏法，法亡！”竟诛舞文者。

季本

季本初仕，为建宁府推官，值宸濠反江西，王文成公方发兵讨之。而建水分水关，自江入闽道也。本请于所司，身往守之。会巡按御史某以科场事檄郡守与本并入。守以书趣本，本复书曰：“建宁所恃者，唯吾两人。兵家事在呼吸，而科场往返动计四旬。今江西胜负未可知，土寇生发叵测。微吾二人，其谁与守？即幸而无事，当此之际，使试录列吾两人名，传播远迩，将以为不知所重，貽笑多矣。拒违按院之命，孰与误国家事哉！”守深服其言，竟不往。

远犹卷二

谋之不远，是用大简；人我迭居，吉凶环转；老成借筹，宁深毋浅。集《远犹》。

训储(二条)

商高宗为太子时，其父小乙尝使久居民间，与小民出入同事，以知其情。

张昭先逮事唐明宗。明宗诸皇子竞侈汰。昭疏训储之法，略云：“陛下诸子，宜各置师傅，令折节师事之。一日中但令止记一事，一岁之内，所记渐多，则每月终令师傅共录奏闻。俟皇子上谒，陛下辄面问，倘十中得五，便可博识安危之故，深究成败之理。”明宗不能用。

李泌

肃宗子建宁王(丕炎)性英果，有才略。从上自马嵬北行，兵众寡弱，屡逢寇盗。(丕炎)

自选骁勇居上前，血战以卫上。上或过时未食，(丕炎)悲泣不自胜。军中皆属目向之。上欲以(丕炎)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使统诸将东征。李泌曰：“建宁诚元帅才，然广平，兄也。若建宁功成，岂使广平为吴太伯乎？”上曰：“广平，冢嗣也，何必以元帅为重！”泌曰：

“广平未正位东宫。今天下艰难，众心所属，在于元帅。若建宁大功既成，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，同立功者其肯已乎？太宗、太上皇即其事也。”上乃以广平王(丕叔)为天下兵马元帅，诸将皆以属焉。(丕炎)闻之，谢泌曰：“此固(丕炎)之心也！”

王叔文

王叔文以棋侍太子。尝论政至宫市之失，太子曰：“寡人方欲谏之。”众皆称赞，叔文独无言。既退，独留叔文，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太子职当侍膳问安，不宜言外事。陛下在位久，如疑太子收人心，何以自解？”太子大惊，因泣曰：“非先生，寡人何以知此！”遂大爱幸。

白起祠

贞元中，咸阳人上言见白起，令奏云：“请为国家捍御四陲。正月吐蕃必大下。”既而吐蕃果入寇，败去。德宗以为信然，欲于京城立庙，赠起为司徒。李泌曰：“臣闻‘国将兴，听于人’。今将帅立功，而陛下褒赏白起，臣恐边将解体矣。且立庙京师，盛为祷祝，流传四方，将召巫风。臣闻杜邮有旧祠，请敕府县修葺，则不至惊人耳目。”(边批：妥贴。)上从之。

苏颂

苏颂执政时，见哲宗年幼，每大臣奏事，但取决于宣仁，哲宗有言，或无对者；唯颂奏宣仁后，必再禀哲宗，有宣谕，必告诸臣俯伏而听。及贬元祐故宫，御史周秩并劾颂。哲宗曰：“颂知君臣之义，无轻议此老。”

戮叛二条

宋艺祖推戴之初，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，遂如封丘门，抱关吏望风启钥。及即位，斩封丘吏而官陈桥者。

至正间，广东王成、陈仲玉作乱。东莞人何真请于行省，举义兵，擒仲玉以献。成筑岩自守，围之，久不下。真募人能缚成者，予钱十千，于是成奴缚之以出，真笑谓成曰：“公奈何养虎为害？”成惭谢。奴求赏，真如数与之，使人具汤镬，驾诸转轮车上。成惧，谓将烹己。真乃缚奴于上，促烹之；使数人鸣鼓推车号于众曰：“四境有奴缚主者，视此！”人服其赏罚有章，岭表悉归心焉。

宋艺祖三条

初，太祖谓赵普曰：“自唐季以来数十年，帝王凡十易姓，兵革不息，其故何也？”普曰：“由节镇太重，君弱臣强。今唯稍夺其权，制其钱谷，收其精兵，则天下自安矣。”语未毕，上曰：“卿勿言，我已谕矣！”（边批：聪明。）顷之，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。酒酣，屏左右，谓曰：“我非尔曹之力，不得至此，念汝之德，无有穷已。然为天子亦大艰难，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。吾今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也。”守信等曰：“何故？”上曰：“是不难知：居此位者，谁不欲为之？”守信等皆惶恐顿首，曰：“陛下何为出此言？”上曰：“不然。汝曹虽无心，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？一旦以黄袍加汝身，虽欲不为，不可得也。”守信等乃皆顿首泣，曰：“臣等愚不及此，唯陛下哀怜，指示可生之路。”上曰：“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所欲富贵者，不过多得金钱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。汝曹何不释去兵权，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久之业；多置歌儿舞女，日饮酒相欢，以终其天年？君臣之间，两无猜嫌，不亦善乎！”皆再拜曰：“陛下念臣及此，所谓生死而骨肉也！”明日皆称疾，请解兵权。

熙宁中，作坊以门巷委狭，请直而宽广之。神宗以太祖创始，当有远虑，不许。既而众工作苦，持兵夺门，欲出为乱。一老卒闭而拒之，遂不得出，捕之皆获。

神宗一日行后苑，见牧豨猪者，问：“何所用？”牧者曰：“自太祖来，尝令畜。自稚养至大，则杀之，更养稚者。累朝不改，亦不知何用。”神宗命革之。月余，忽获妖人于禁中，索猪血浇之，仓卒不得。方悟祖宗远虑。

郭钦

汉魏以来，羌、胡、鲜卑降者，多处之塞内诸郡。其后数因忿恨，杀害长吏，渐为民患。侍御史郭钦请及平吴之威、谋臣猛将之略，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。此万世长策也。不听，卒有五胡之乱。

处继迁母

李继迁扰西鄙。保安军奏获其母。太宗欲诛之，以寇准居枢密，独召与谋。准退，过相幕，吕端谓准曰：“上戒君勿言于端乎？”准曰：“否。”告之故。端曰：“何处以之？”

准曰：“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，以戒凶逆。”端曰：“必若此，非计之得也！”即入奏曰：

“昔项羽欲烹太公，高祖愿分一杯羹。夫举大事不顾其亲，况继迁悖逆之人乎！陛下今日杀之，明日继迁可擒乎？若其不然，徒结怨，益坚其叛耳。”太宗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端曰：

“以臣之愚，宜置于延州，使善视之，以招来继迁。即不即降，终可以系其心，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。”太宗柑髀称善，曰：“微卿，几误我事！”其后母终于延州，继迁死，子竟纳款。

徐达

大将军达之蹙元帝于开平也，缺其围一角，使逸去。常开平怒亡大功，大将军言：“是虽一狄，然尝久帝天下，吾主上又何加焉？将裂地而封之乎，抑遂甘心也？既皆不可，则纵之固便。”开平且未然。及归报，上亦不罪。

元旦日食

元旦日食，富弼请罢宴撤乐，吕夷简不从。弼曰：“万一契丹行之，恐为中国羞。”后有自契丹还者，言虏是日罢宴。仁宗深悔之。

贡麟

交趾贡异兽，谓之麟。司马公言：“真伪不可知。使其真，非自至不为瑞；若伪，为远夷笑。愿厚赐而还之。”

契丹立君

边帅遣种朴入奏：“得谍言，阿里骨已死，国人未知所立。契丹官赵纯忠者，谨信可任。愿乘其未定，以劲兵数千，拥纯忠入其国，立之。”众议如其请，苏颂曰：“事未可知，今越境立君，倘彼拒而不纳，得无损威重乎？徐观其变，俟其定而抚敢之，未晚也。”

已而阿里骨果无恙。

地图 贡道

熙宁中，高丽入贡，所经郡县悉要地图，所至皆造送。至扬州，牒取地图。是时陈秀公守扬，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，仿其规制供之。及图至，都聚而焚之，具以事闻。

成化十六年，朝鲜请改贡道。中官有朝鲜人为之地。众将从之。职方郎中刘大夏独执不可，曰：“朝鲜贡道，自鸭绿江出辽阳，经广宁，过前屯，而后入山海，迂回三四大镇，此祖宗微意。若自鸭绿江抵前屯、山海路大径，恐贻他日忧。”

卒不许。

陈恕

陈晋公为三司使，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，恕诺而不进。久之，上屡趣之，恕终不进。上命执政诘之，恕曰：“天子富于春秋，若知府库之充羨，恐生侈心。”

李沆

李沆为相，王旦参知政事，以西北用兵，或至旰食。旦叹曰：“我辈安能坐致太平，得优游无事耶？”沆曰：“少有忧勤，足为警戒。他日四方宁谧，朝廷未必无事。语曰：‘外宁必有内忧。’譬人有疾，常在目前，则知忧而治之，沆死，子必为相，遵与虏和亲，一朝疆场无事，恐人主渐生侈心耳！”旦未以为然。沆又日取四方水旱、盗贼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，上为之变色，惨然不悦。旦以为“细事不足烦上听，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，拂上意。”

沆曰：“人主少年，当使知四方艰难，常怀忧惧。不然，血气方刚，不留声色狗马，则土木、甲兵、祷祠之事作矣，吾老不及见，此参政他日之忧也！”沆没后，真宗以契丹既和，西夏纳款，遂封岱、祠汾，大营宫殿，搜讲坠典，靡有暇日。旦亲见王钦若、丁谓等所为，欲谏，则业已同之，欲去，则上遇之厚，乃知沆先识之远，叹曰：“李文靖真圣人也！”

韩琦

太宗、仁宗尝猎于大名之郊，题诗数十篇，贾昌朝时刻于石。韩琦留守日，以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。客有劝琦摹本以进者，琦曰：“修之得已，安用进为？”客亦莫谕琦意。韩绛来，遂进之。琦闻之，叹曰：“昔岂不知进耶？顾上方锐意四夷事，不当更导之耳。”石守道编《三朝圣政录》，将上，一日求质于琦。琦指数事，其一，太祖惑一宫鬟，视朝晏，群臣有言。太祖悟，伺其酣寝，刺杀之，琦曰：“此岂可为万世法！已溺之，乃恶其溺而杀之，彼何罪？使其复有嬖，将不胜其杀矣。”遂去此等数事，守道服其精识。

刘大夏二条

天顺中，朝廷好宝玩。中贵言宣德中，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，获奇珍无算。帝乃命中贵至兵部，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。时刘大夏为郎，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，刘先检得，匿之。都吏检不得，复令他吏检。项诘都吏曰：“署中牒焉得失？”刘微笑曰：“昔下西洋，费钱谷数十万，军民死者亦万计。此一时弊政，牒即存，尚宜毁之，以拔其根，犹追究其有无耶？”项耸然，再揖而谢，指其位曰：“公达国体，此不久属公矣！”

又，安南黎灏侵占城地，西略诸土夷，败于老挝。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，使索英公下安南牒。大夏匿弗予。尚书为榜吏至再，大夏密告曰：“衅一开，西南立糜烂矣！”尚书悟，乃已。

辞连署 辞密揭

宪宗嘉崔群说直，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连署，然后进之。群曰：“翰林举动，皆为故事。必如是，后来万一，有阿媚之人为之长，则下位直言无自而进矣。”遂不奉诏。

上御文华殿，召刘大夏谕曰：“事有不可，每欲召卿商榷，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。今后有当行当罢者，卿可以揭贴密进。”大夏对曰：“不敢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大夏曰：“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。”上曰：“卿论国事，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？”大夏曰：“臣下以揭贴进，朝廷以揭帖行，是亦前代斜封、墨敕之类也。陛下所行，当远法帝王，近法祖宗，公是公非，与众共之，外付之府部，内咨之阁臣可也。如用揭贴，因循日久，视为常规。万一匪人冒居要职，亦以此行之，害可胜言！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，臣不敢效顺。”上称善久之。

辞例外赐

富郑公为枢密使。值英宗即位，颁赐大臣。已拜受，又例外特赐。郑公力辞。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曰：“此出上例外之赐。”公曰：“大臣例外受赐，万一人主例外作事，何以止之？”辞不受。

范仲淹

劫盗张海将过高邮，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，谕军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劳之。事闻，朝廷大怒，富弼议欲诛仲约。仲淹曰：“郡县兵械足以战守，遇敌不御，而反赂之，法在必诛。”

今高邮无兵为械，且小民之情，釀出财物而免于杀掠，必喜。戮之，非法意也。”仁宗乃释之。弼愠曰：“方欲举法，而多方阻挠，何以整众！”仲淹密告之曰：“祖宗以来，未尝轻杀臣下。此盛德事，奈何欲轻坏之？他日手滑，恐吾辈亦未可保。”弼不谓然。及二人出按边，弼自河北还，及国门，不得入，未测朝廷意，比夜彷徨绕床，叹曰：“范六丈圣人也！”

赵忠简

刘豫揭榜山东，妄言御医冯益遣人收买飞鸽，因有不逊语。知泗州刘纲奏之。张浚请斩益以释谤，赵鼎继奏曰：“益事诚暧昧，然疑似间有关国体。然朝廷略不加罚，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，有累圣德。不若暂解其职，姑与外祠，以释众惑。”上欣然，出之浙东。浚怒鼎异己。鼎曰：“自古欲去小人者，急之，则党合而祸大；缓之，则彼自相挤，今益罪虽诛，不足以快天下，然群阍恐人君手滑，必力争以薄其罪。不若谪而远之，既不伤上意，彼见谪轻，必不致力营求；又幸其位，必以次窥进，安肯容其入那？若力排之，此辈侧目吾人，其党愈固而不破矣！”浚始叹服。

文彦博

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，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，入横陇故道。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，阴约内侍武继隆，令司天官二人，俟执政聚时，于殿廷抗言：

“国家不当穿河北方，以致上体不安。”后数日，二人又听继隆上言：请皇后同听政。史志聪以状白彦博，彦博视而怀之，徐召二人诘之曰：“天文变异，汝职所当言也。何得辄预国家大事耶，汝罪当族！”二人大惧。彦博曰：“观汝直狂愚，今未忍治汝罪。”二人退，乃出状以视同列，同列毕愤怒，曰：

“奴辈敢尔，何不斩之？”彦博曰：“斩之则事彰灼，中宫不安矣。”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，复使二人往。二人恐治前罪，更言六塔在东北，非正北也。

王旦

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，内臣周怀政偕行。或乘间请见，旦必俟从者尽至，冠带出见于堂皇，白事而退。后怀政以事败，方知旦远虑。内臣刘承规以

忠谨得幸，病且死，求为节度使。帝语且曰：“承规待此以瞑目。”且执不可，曰：“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，奈何？”遂止。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。

王守仁

阳明公既擒逆濠，江彬等始至，遂流言诬公，公绝不为意。初谒见，彬辈皆设席于旁，令公坐。公佯为不知，竟坐上席，而转旁席于下。彬辈遽出恶语，公以常行交际事体平气谕之，复有为公解者，乃上。公非争一坐也，恐一受节制，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。

主婚用玺

郑贵妃有宠于神庙。高宗大婚礼，妃当主婚。廷臣谋于中贵王安曰：“主婚者，乃与政之渐，不可长也，奈何？”或献计曰：“以位则贵妃尊，以分则穆庙隆庆恭妃长，益以恭妃主之？”曰：“奈无玺何？”曰：“以恭妃出令，而以御玺封之，谁曰不然？”安从之。自是郑氏不复振。

陈仲微

仲微初为莆田尉，署县事，县有诵仲微于当路，而密授以荐牍者，仲微受而藏之。年，其家负县租，竟逮其奴。是人有怨言。仲微还其牍，緘封如故。是人惭谢。

陈是

是字仲举，以名德为世所宗。桓帝时，党事起，逮捕者众，人多避逃，是曰：“吾不就狱，众无所恃。”竟诣狱请囚，会赦得释。灵帝初，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，让父死，归葬颖川，虽一郡毕至，而名士无往者，是独吊焉。后复诛党人，让以是故，颇多全活。

姚崇

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。张柬之等谋诛二张，崇适自屯所还，遂参密议，以功封梁县侯，武后迁上阳宫，中宗率百官问起居。五公相庆，崇独流涕。柬之等曰：“今岂流涕时耶？恐公祸由此始。”崇曰：“比与讨逆，不足为功，然事天后久，违旧主而泣，人臣终节也。由此获罪，甘心焉。”后五王被害，而崇独免。

孔子

鲁国之法：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，有能赎之者，取金于府。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。孔子曰：“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之举事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导可施于百姓，非独适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。取其金则无损于行，不取其金，则不复赎人矣！”子路拯溺者，其人拜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“鲁人必多拯溺者矣！”

宓子

齐人攻鲁，由单父。单父之老请曰：“麦已熟矣，请任民出获，可以益粮，且不资寇。”三请而宓子不许。俄而齐寇逮于麦，季孙怒，使人让之。宓子蹙然曰：“今兹无麦，明年可树。若使不耕者获，是使民乐有寇。夫单父一岁之麦，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；若使民有幸取之心，其创必数世不息。”季孙闻而愧曰：“地若可入，吾岂忍见宓子哉！”

程琳

程琳字天球，为三司使日，议者患民税多名目，恐吏为奸，欲其名而合为一。琳曰：“合为一而没其名，一时之便，后有兴利之臣，必复增之，是重困民也！”议者虽唯唯，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，至蔡京行方田之法，尽并之，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。

高明

黄河南徙，民耕于地，有收。议者欲履亩坐税。高御史明不可，曰：“河徙无常，税额不改，平陆忽复巨浸，常税犹按旧籍，民何以堪？”遂报罢。

王铎

王铎为京兆丞时，李焜判度支，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，水陆脚钱斗计七百；京国米价斗四十，议欲令江淮不运米，但每斗纳钱七百，铎曰：“非计也。若于京国余米，且耗京国之食。若运米自淮至京国，兼济无限贫民也。”

余米之制，业已行矣，竟无敢阻其议者。都下米果大贵，未经旬而度支请罢，以民无至者也。识者皆服铎之察事，以此大用。

则善矣。不然，衣冠之祸未艾也。君实忠直，难与议；晦叔解事，恐力不足耳！”已而皆验。

江公望为左司谏，上言：“神考与元佑哲宗初号诸臣，非有斩祛、射钩之隙也，先帝信仇人黜之。陛下若立元佑为名，必有元丰、绍圣为之对。有对则争兴，争兴则党复立矣。”）

司马光为政，反王安石所为。毕仲游予之书曰：“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，而患财之不足也，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，无不用。盖散青苗、置市易、敛役钱、变盐法者，事也；而欲兴作患不足者，情也。未能杜其兴作之情，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，是以百说而百不行。今遂废青苗、罢市易、蠲役钱、去盐法，凡号为利而伤民者，一扫而更之，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，必不喜矣。不喜之人，必不但曰‘青苗不可废、市易不可罢、役钱不可蠲、盐法不可专’，必操不足之情，言不足之事，以动上意，虽致石人而使听之，犹将动也。如是，则废者可复散，罢者可复置，蠲者可复敛，去者可复存矣。为今之策，当大举天下之计，深明出入之数，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，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。数年之间，又将十倍于今日、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，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，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。昔安石之居位也，中外莫非其人，故其法能行，今欲救前日之弊，而左右待职司使者，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，虽二三旧臣，用六七君子，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，乌在其势之可为也！势未可为而欲为之，则青苗虽废将复散，况未废乎！市易、役钱、盐法亦莫不然。以此救前日之弊，如人久病而少间，其父子兄串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，以其病之犹在也。”光得书耸然，竟如其虑。

陈颙(王加颙之左边) 四条

陈颙方赴召命，至阙，闻有中旨，令三省交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。颙谓宰属谢圣藻曰：“此必有奸人图盖己愆而为此谋者。若尽进入，则异时是非变乱，省官何以自明？”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摯等家族，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珪等数事。谢惊悚，即白时宰，录副本于省中。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。

邹浩还朝，帝言及谏立后事，奖叹再三，询：“谏草安在？”对曰：“焚之矣。”退告陈颙。颙曰：“祸其始此乎？异时奸人妄出一緘，则不可辩

矣。”初，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，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，帝未有子，而中官虚位，后因是得立。然才三月而夭。浩凡三谏立刘后，随削其稿。蔡京用事，素忌浩，乃使其党为伪疏，言刘后“杀卓氏而夺其子，欺人可也，诟可以欺天乎？”徽宗诏暴其事，遂再谪衡州别驾，寻窜昭州，果如颺言。

徽宗初，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，于是大开言路。众议以瑶华复位、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。陈颺时在谏省，独以为“幽废母后、追贬故相，彼皆立名以行，非细故也，今欲正复，当先辨明诬罔，昭雪非辜，诛责造意之人。然后发诏，以礼行之，庶无后患，不宜欲速贻悔。”朝议以公论久郁，速欲取快人情。遽施行之，至崇宁间，蔡京用事，悉改建中之政，人皆服公远识。

陈公在通州，张无垢入相，欲引公自助。时置政典局，乃自局中奉旨，取公所著《尊尧集》，盖将施行所论，而由局中用公也。公料其无成，书已缮写未发，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。公乃用奏状进表，以黄帕封缄，缴申政典局，乞于御前开拆。或谓公当径申局中，何必通书庙堂，公曰：“恨不得直达御览，岂可复与书耶？彼为宰相，有所施为，不于三省公行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，人将怀疑生忌，恐《尊尧》至而彼已动摇也。远其迹犹恐不免，况以书那！”已而悉如公言。张既罢黜，公亦有台州之命，责词犹谓公“私送与张商英，意要行用”。于是众人服公远识。

林立山

武庙《实录》将成时，首辅杨廷和以忤旨罢归，中贵张永坐罪废。翰林林立山奏记副总裁董中峰曰：“史者，万世是非之权衡。昨闻迎立一事，或曰由中，或曰内阁；诛贼彬，或云由廷和，或云由永。疑信之间，茫无定据。今上方总核名实，书进二事，必首登一览，恐将以永真有功，廷和真有罪，君子小人，进退之机决矣。”董公以白总裁费鹅湖，乃据实书：“慈寿太后遣内侍取决内阁。”天子由是倾心宰辅，宦寺之权始轻。

周宗 韩雍

烈祖镇建业日，义祖薨于广陵，致意将有奔丧之计。康王以下诸公子谓周宗曰：“幸闻兄长家国多事，宜抑情损礼，无劳西渡也。”宗度王似非本意，坚请报简，示信于烈祖。康王以匆遽为词，宗袖中出笔，复为左右取纸，得故茗纸贴，乞手札。康王不获已而札曰：

“幸就东府举哀，多垒之秋，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。”明年烈祖朝觐广陵，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，诬上不以临丧为意，诟让百端，冀动物听。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，王

颜而已。

韩公雍旬宣江右时，忽报宁府之弟某王至。公托疾，乞少需，

密遣人驰召三司，且索白木几。公匍匐拜迎，王入，具言兄叛状。公辞病聩莫听，请书。王索纸，左右舁几进，王详书其事而去。公上其事，朝廷遣使按，无迹。时王兄弟相欢，讳无言。使还，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，械以往。韩上木几亲书，方释。

喻樛

张浚与赵鼎同志辅治，务在塞幸门、抑近习，相得甚欢。人知其将并相，史馆校勘喻樛独曰：“二人宜且同在枢府，他日赵退则张继之，立事任人，未甚相远，则气脉长。若同在相位，万一不合而去，则必更张，是贤者自相悖戾矣。”

以遗孝和，不贵张齐贤以遗真庙，是人主自以私恩为市，非帝王之公矣。

杨荣

王振谓杨士奇等曰：“朝廷事亏三杨先生，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，其后当如何？”士奇曰：“老臣当尽瘁报国，死而后已。”荣曰：“先生休如此说。吾辈衰残，无以效力。行当择后生可任者以报圣恩耳。”振喜。翼日即荐曹鼐、苗衷、陈循、高谷等，遂次第擢用。士奇以荣当日发言之易。荣曰：“彼厌吾辈矣，吾辈纵自立，彼其自己乎？一旦内中出片纸，命某人入阁，则吾辈束手而已。今四人竟是吾辈人，当一心协力也。”士奇服其言。

赵凤 杨王司帑

初，晋阳相者周玄豹，尝言唐主贵不可言。至是唐主欲召诣阙。赵凤曰：“玄豹言已验，若置之京师，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凑其门。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！”乃就除光禄卿致仕。

杨王沂中闲居，郊行，遇一相押字者，杨以所执杖书地上作一画。相者再拜曰：“阁下何为微行至此？宜自爱重。”王愕然，诘其所以。相者曰：“土上一画，乃王字也。”王笑，批缗钱五百万，仍用常所押字，命相者翌日诣司帑。司帑持券熟视曰：“汝何人，乃敢作我王伪押来赚物！吾当执汝诣有司问罪！”相者具言本末，至声屈，冀动王听。王之司谒与司帑打合五千缗与之，相者大恸，痛骂司帑而去。异日乘间白杨，杨怪问其故，对曰：

“他今日说是王者，来日又胡说增添，则王之谤厚矣！且恩王已开王社，何所复用相？”王起，抚其背曰：“尔说得是。”即以予相者几百万，旌之。

程伯淳

程颖为越州金判，蔡卞为帅，待公甚厚。初，卞尝为公语：“张怀素道术通神，虽飞禽走兽能呼遣之，至言孔子诛少正卯，彼尝谏以为太早，汉祖成皋相持，彼屡登高观战。不知其岁数，殆非世间人也！”公每窃笑之。及将往四明，而怀素且来会稽。卞留少俟，公不为止，曰：“‘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。’以不可训也。斯近怪矣。州牧既甚信重，士大夫又相谄合，下民从风而靡，使真有道者，固不愿此。不然，不识之未为不幸也。”后二十年，怀素败，多引名士。或欲因是染公，竟以寻求无迹而止。非公素论守正，则不免于罗织矣。

薛季昶 徐宜

张柬之等既诛二张、迁武后，薛季昶曰：“二凶虽诛，产、禄犹在。去草不除根，终当复生。”桓彦范曰：“三思几上肉耳，留为天子藉手。”季昶叹曰：“吾无死所矣！”及三思乱政，范甚悔之。

赵汝愚先借韩侂胄力通官掖，立宁宗。事成，徐谊曰：“侂胄异时必为国患，宜饱其欲而远之。”叶适亦谓汝愚曰：“侂胄所望不过节钺，宜与之。”朱熹曰：“汝愚宜以厚赏酬侂胄，勿令预政。”汝愚谓其易制，皆不听，止加侂胄防御使。侂胄大怨望，遂构汝愚之祸。

李贤

李贤尝因军官有增无减，进言谓：“天地间万物有长必有消，如人只生不死，无处着矣。自古有军功者，虽以金书铁券，誓以永存，然其子孙不一再而犯法，即除其国；或能立功，又与其爵，岂有累犯罪恶而不革其爵者？今若因循久远，天下官多军少，民供其俸，必致困穷，而邦本亏矣，不可不深虑也。”

刘晏

刘晏于扬子置场造船艘，给千缗。或言所用实不及半，请损之。晏曰：“不然，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，凡事必为永久之虑。今始置船场，执事者至多，当先使之私用无窘，则官物坚完矣。若速与之屑屑较计，安能久行乎？异日必有减之者，减半以下犹可也，过此则不能远矣！”后五十年，有司果减其半。及咸通中，有司计费而给之，无复羨余，船益脆薄易坏，漕运遂废。

李晟

李晟之屯渭桥也，荧惑守岁，久乃退。府中皆贺曰：“荧惑退，国家之利，速用兵者昌。”晟曰：“天子暴露，人臣当力死勤难，安知天道邪？”至是乃曰：“前士大夫劝晟出兵，非敢拒也。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。夫唯五纬盈缩不常，晟惧复守岁，则吾军不战自屈矣！”皆曰：“非所及也！”

吕文靖

仁宗时，大内灾，宫室略尽。比晓，朝者尽至；日晏，宫门不启，不得闻上起居。两府请入对，不报。久之，上御拱宸门楼，有司赞谒，百官尽拜楼下。吕文靖端独立不动，上使人问其意，对曰：“宫庭有变，群臣愿一望天颜。”上为举帘俯槛见之，乃拜。

掌玺内侍

赵汝愚与韩侂胄既定策，欲立宁宗，尊光宗为太上皇。汝愚谕殿帅郭杲，以军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请御宝。杲入，索于职掌内侍羊、刘庆祖。二人私议曰：“今外议汹汹如此，万一玺入其手，或以他授，岂不利害！”于是封识空函授杲，二瑯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，纳之宪圣。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，宪圣自内出玺与之。

裴宽 李祐

裴宽尝为润州参军。时刺史韦诜为女择婿，未得，会休日登楼，见有所蹙于后圃者，访其人，曰：“此裴参军也。义不以苞苴污家。适有人餽鹿脯，致而去，不敢自欺，故蹙之耳。”诜嗟异，遂妻以女。婚日，诜帙其女，使观之。宽瘠而长，时衣碧，族人皆笑呼为“碧鹤”。诜曰：“爱其女，必以为贤公侯妻，可貌求人乎？”宽后历礼部尚书，有声。

李祐爵位既高，公卿多请婚其女，祐皆拒之。一日大会幕僚，言将纳婿，众谓必贵戚名族，及登宴，寂然。酒半，祐引末座一将，谓曰：“知君未婚，敢以小女为托。”即席成礼。他日或请其故，祐曰：“每见衣冠之家缔婚大族，其子弟习于淫奢，多不令终。我以韬铃致位，自求其偶，何必仰高以博虚望？”闻者以为卓识。

王文正

文正公之婿韩公，例当远任。公私以语其女曰：“此小事，勿忧。”一日谓女曰：“韩郎知洋州矣。”女大惊，公曰：“尔归吾家，且不失所。吾若有所求，使人指韩郎妇翁奏免远，适累其远大也。”韩闻之，曰：“公待我厚如此！”后韩终践二府。

公孙仪

公孙仪相鲁，而嗜鱼，一国争买鱼献之，公仪子不受。其弟谏曰：“夫子嗜鱼而不受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夫唯嗜鱼，故不受也。夫既受鱼，必有下人之色，将枉于法；枉于法，则免于相；免于相，虽嗜鱼其谁给之？无受鱼而不免于相，虽不受鱼，能长自给鱼。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！”

孙叔敖

孙叔敖疾将死，戒其子曰：“王亟封我矣，吾不受也。为我死，王则封汝。汝必无受利地！楚、越之间有寝丘，若地不利而名甚恶，楚人鬼而越人

机，可长有者唯此也。”孙叔敖死，王果以美地封其子。子辞而不受，请寝丘。与之，至今不失。

范蜀公

范纯夫言：曩子弟赴官，有乞书于蜀公者，蜀公不许，曰：“仕宦不可广求人知，受恩多，难立朝矣！”

汪公

王云凤出为陕西提学，台长汪公谓之曰：“君出振风纪，但尽分内事，勿毁淫祠、禁僧道。”云凤曰：“此正我辈事，公何以云然？”公曰：“君见得真确则可，见之不真，而一时慕名为之，他日妻妾子女有疾，不得不祷祠，一祷祠则传笑四方矣！”云凤叹服。此文衡山说，恨汪公失其名。

华歆

华歆、王朗乘船避难，有一人欲附，歆难之。朗曰：“幸尚宽，何为不可？”后贼追至，王欲舍所携人，歆曰：“本所以疑，正为此耳！既已纳其自托，宁可以急相弃耶？”遂携拯如初。

下岩院主僧

巴东下岩院主僧，得一青磁碗，携归，折花供佛前，明日花满其中。更置少米，经宿，米亦满；钱及金银皆然。自是院中富盛。院主年老，一日过江简田，怀中取碗掷于中流。弟子惊愕，师曰：“吾死，汝辈宁能谨飭自守乎？弃之，不欲使汝增罪也。”

东海钱翁

东海钱翁，以小家致富，欲卜居城中。或言：“某房者，众已偿价七白金，将售矣，亟往图之！”翁闻房，竟以千金成券。子弟曰：“此房业有成议，今骤增三百，得无溢乎？”

翁笑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吾侪小人，彼违众而售我，不稍溢，何以塞众口？且夫欲未餍者，争端未息。吾以千金而获七百之舍，彼之望既盈，而他人亦无利于吾屋。歌斯哭斯，从此为钱氏世业无患矣！”已而他居多以价亏求贴，或转赎，往往成讼，唯钱氏帖然。

辞馈

刘忠宣大夏戍肃州，贫甚，诸司惮逆谨，毋敢馆谷者，三学生徒轮食之。有参将某遣使致馈，敕其使不受勿返。公曰：“吾老，唯一仆，日食不过数钱。若受之，仆窃之逃，不将只身陷此耶？”寻同戍钟尚书橐货，果为仆窃而逃，人服公先识云。

屏姬侍

郭令公每见客，姬侍满前。及闻卢杞至，悉屏去。诸子不解。公曰：“杞貌陋，妇女见之，未必不笑。他日杞得志，我属无噍类矣。”

唐肃

唐待制肃与丁晋公为友，宅正相对，丁将有弼谐之命，唐迁居州北。或问之，唐曰：

“谓之人则大拜，数与往还，事涉依附；经旬不见，情必猜疑，故避之也。”

阿豺

吐谷浑阿豺疾，有子二十人，召母弟慕利延曰：“汝取一只箭折之。”慕利延折之。又曰：“汝取十九箭折之。”慕利延不能折。阿豺曰：“汝曹知乎？单者易折，众者难摧，戮力同心，然后社稷可固！”

通简卷三

世本无事，庸人自扰；唯通则简，冰消日皎。集《通简》。

唐文宗

文宗将有事南郊，祀前，本司进相扑人。上曰：“我方清斋，岂合观此事？”左右曰：“旧例皆有，已在门外抵候。”上曰：“此应是要赏物。可向外相扑了，即与赏物令去。”又尝观斗鸡，优人称叹：“大好鸡！”上曰：“鸡既好，便赐汝！”

宋太宗

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。一日侍宴北园，守正大醉，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，忿争失仪。

侍臣请以属吏，上弗许。明日俱诣殿廷请罪，上曰：“朕亦大醉，漫不复省。”

宋真宗

宋真宗朝，尝有兵士作过，于法合死，特贷命决脊杖二十改配。其兵士高声叫唤乞剑，不服决杖，从人把捉不得，遂奏取进止。传宣云：“须决杖后别取进止处斩。”寻决讫取旨，真宗云：“此只是怕吃杖；既决了，便送配所，莫问。”

曹参

二条

曹参被召，将行，属其后相；“以齐狱市为寄。”后相曰：“治无大此者乎？”参曰：“狱市所以并容也，今扰之，奸人何所容乎？”参既入相，一遵萧何约束，唯日夜饮醇酒，无所事事，宾客来者皆欲有言，至，则参辄饮以醇酒；间有言，又饮之，醉而后已，终莫能开说。惠帝怪参不治事，嘱其子中大夫窟私以意叩之。窟以休沐归，谏参，参怒，答之二百，帝让参曰：“与窟何

治乎？乃者吾使谏君耳。”参免冠谢曰：“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？”上曰：“朕安敢望先帝？”又曰：“视臣能孰与萧何？”帝曰：

“君似不及也。”参曰：“陛下言是也，高帝与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！”帝曰：“君休矣。”

吏廨邻相国园，群吏日欢呼饮酒，声达于外。左右幸相国游园中，闻而治之。参闻，乃布席取酒，亦欢呼相应。左右乃不复言。

李及

曹玮久在秦中，累章求代。真宗问王旦：“谁可代玮者？”旦荐李及，上从之。众疑及虽谨厚有行检，非守边才。韩亿以告旦，旦不答。及至秦州，将吏亦心轻之。会有屯戍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，吏执以闻。及方坐观书，召之使前，略加诘问，其人服罪。及不复下吏，亟命斩之，复观书如故，将吏皆惊服。不日声誉达于京师。亿闻之，复见旦，具道其事，且称旦知人之明，旦笑曰：“戍卒为盗，主将斩之，此常事，何足为异！旦之用及，非为此也。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，羌人(上龙下言)服。玮处边事已尽宜矣。使他人往，必矜其聪明，多所变置，败玮之成绩。所以用及者，但以及重厚，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。”亿益叹服公之识度。

戒更革

赵韩王(普)为相，置二大瓮于坐屏后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，皆置其中，满即焚之于通衢。李文靖曰：“沆居相位，实无补万分，唯中外所陈利害，一切报罢，聊以补国尔。”

今国家防制，纤悉具备，苟轻徇所陈一一行之，所伤实多。佥人苟一时之进，岂念民耶！”

陆象山云：往时充员敕局，浮食是惭。唯是四方奏请，廷臣面对，有所建置更革，多下看详。其或书生贵游；不谙民事，轻于献计，一旦施行，片纸之

出，兆姓蒙害，每与同官悉意论驳，朝廷清明，尝得寝罢。编摩之事，稽考之勤，何足当大官之膳？庶几仅此可以偿万一耳。”

御史台老隶

宋御史台有老隶，素以刚正名，每御史有过失，即直其槌。台中以槌为贤否之验。

范讽一日召客，亲谕庖人以造食，指挥数四。既去，又呼之，叮咛告戒。顾老吏槌直，怪而问之。答曰：“大凡役人者，授以法而责以成。苟不如法，自有常刑，何事喋喋？”

使中丞宰天下，安得人人而诏之！”讽甚愧服。

汉光武

光武诛王郎，收文书，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。光武不省，会诸将烧之，曰：

“令反侧子自安！”

薛简肃

(二条)

薛简肃公帅蜀，一日置酒大东门外，城中有戍卒作乱，既而就擒，都监走白公。公命只于擒获处斩决。民间以为神断。不然，妄相攀引，旬月间未能了得，非所以安其徒反侧之心也。

民有得伪蜀时中书印者，夜以锦囊挂之西门。门者以白，蜀人随者以万计，皆汹汹出异语，且观公所为，公顾主吏藏之，略不取视，民乃止。

张咏

张忠定知益州。民有诉主帅帐下卒恃势吓取民财者，(先是贼李顺陷成都，诏王继恩为招安使讨之，破贼，复成都，官军屯府中，恃功骄恣。)其人闻知，缒城夜遁。咏差衙役往捕之，戒曰：“尔生擒得，则浑衣扑入井中，作逃走投井中来。”是时群党汹汹，闻自投井，故无他说，又免与主帅有不协名。

诸葛孔明

丞相既平南中，皆即其渠率而用之。或谏曰：“公天威所加，南人率服。然夷情叵测，今日服，明日复叛，宜乘其来降，立汉官分统其众，使归约束，渐染政教。十年之内，辫首可化为编氓，此上计也！”公曰：“若立汉官，则当留兵；兵留则口无所食，一不易也。夷新伤破，父兄死丧，立汉官而无兵者，必成祸患，二不易也。又夷累有废杀之罪，自嫌衅重，若立汉官，终不相信，三不易也。今吾不留兵，不运粮，纲纪粗定，夷汉相安。”

高拱

隆庆中，贵州土官安国亨、安智各起兵仇杀，抚臣以叛逆闻。动兵征剿，弗获，且将成乱。新抚阮文中将行，谒高相拱。拱语曰：“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，仇杀安信，致信母疏穷、兄安智怀恨报复。其交恶互讦，总出仇口，难凭。抚台偏信智，故国亨疑畏，不服拘提，而遂奏以叛逆。夫叛逆者，谓敢犯朝廷，今夷族自相仇杀，于朝廷何与？纵拘提不出，亦只违拗而已，乃遂奏轻兵掩杀，夷民肯束手就戮乎？虽各有残伤，亦未闻国亨有领兵拒战之迹也，而必以叛逆主之，甚矣！人臣务为欺蔽者，地方有事，匿不以闻；乃生事幸功者，又以小为大，以虚为实，始则甚言之，以为邀功张本，终则激成之，以实已之前说，是岂为国之忠乎！（边批：说尽时弊。）君廉得其实，宜虚心平气处之，去其叛逆之名，而止正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，则后必出身听理。一出身听理，而不叛之情自明，乃是止坐以本罪，当无不服。斯国法之正，天理之公也。今之仕者，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，以见风采。此乃小丈夫事，非有道所为，君其勉之！”阮至贵，密访，果如拱言，乃开以五事：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，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，一令分地安插疏穷母子，一削夺宣慰职衔，与伊男权替，一从重罚以惩其恶。而国亨见安智居省中，益疑畏，恐军门诱而杀之，（边批：真情。）拥兵如故，终不赴勘，而上疏辨冤。

阮佃于浮议，复上疏请剿。拱念剿则非计，不剿则损威，乃授意于兵部，题覆得请，以吏科给事贾三近往勘。（边批：赖有此活法。）国亨闻科官奉命来勘，喜曰：“吾系听勘人，军门必不敢杀我，我乃可以自明矣！”于是出群奸而赴省听审，五事皆如命，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。安智犹不从，阮治其用事拔置之人，始伏。智亦革管事，随母安插。

科官未至，而事已定矣。

吴惠

吴惠为桂林府知府，适义宁洞蛮结湘苗为乱，监司方议征进，请于朝。惠亟白曰：

“义宁吾属地，请自招抚，不从而征之未晚。”乃从十余人，肩輿入洞，洞绝险，山石攢起如剑戟，华人不能置足，瑶人则腾跳上下若飞。闻桂林太守至，后于魁，得入，惠告曰：“吾，若属父母，欲来相活，无他。”众唯唯。因反覆陈顺逆，其魁感泣，留惠数日，历观屯堡形势，数千人卫出境，歼羊豕境上。惠曰：“善为之，无遗后悔！”数千人皆投刀拜，誓不反。归报监司，遂罢兵。明年，武冈州盗起，宣言推义宁洞主为帅。

监司咸罪惠，惠曰：“郡主抚，监司主征，蛮夷反覆，吾任其咎！”复遣人至义宁。义宁瑶从山顶覘得惠使，具明武冈之冤。监司大惭，武冈盗因不振。义宁人德惠如父母，迄惠在桂林，无敢有骚窃境上者。

龚遂

宣帝时，渤海左右郡岁饥，盗起，二千石不能制，上选能治者，丞相、御史举龚遂可用，上以为渤海太守。时遂年七十岁，召见，形貌短小，不副所闻，上心轻之，边批：

年貌俱不可以定人。问：“息盗何策？”遂对曰：“海濒辽远，不沾圣化，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，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。今欲使臣胜之耶，将安之也？”

上改容曰：“选用贤良，固将安之。”遂曰：“臣闻治乱民如治乱绳，不可急也。臣愿丞相、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，得一切便宜从事。”上许焉，遣乘传至渤海界。郡闻新太守至，发兵以迎，遂皆遣还，移书敕属县：悉罢逐捕盗

贼吏，诸持锄、钩、田器者皆为良民，吏毋得问，持兵者乃为盗贼。遂单车独行至府。盗贼闻遂教令，即时解散，弃其兵弯而持钩、锄。

徐敬业

高宗时，蛮群聚为寇，讨之则不利，乃以徐敬业为刺史。彼州发卒郊迎，敬业尽令还，单骑至府。贼闻新刺史至，皆缮理以待。敬业一无所问，处分他事毕，方曰：“贼皆安在？”曰：“在南岸。”乃从一二佐吏而往，观者莫不骇愕。贼初持兵观望，及其船中无所有，乃更闭营藏隐。敬业直入其营内，告云：“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，非有他恶，可悉归田，后去者为贼！”唯召其魁首，责以不早降，各杖数十而遣之，境内肃然。其祖英公闻之，壮其胆略，曰：“吾不办此。然破我家者，必此儿也！”

朱博

二条

博本武吏，不更文法；及为冀州刺史，行部，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，官寺尽满。从事白请“且留此县，录见诸自言者，事毕乃发”，欲以观试博。博心知之，告外趣驾。

既白驾办，博出就车，见自言者，使从事明敕告吏民：“欲言县丞尉者，刺史不察黄绶，各自诣郡。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，使者行部还，诣治所。其民为吏所冤，及言盗贼辞讼事，各使属其部从事。”博驻车决遣，四五百人皆罢去，如神。吏民大惊，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。后博徐问，果老从事教民聚会，博杀此吏。

博为左冯翊。有长陵大姓尚方禁，少时尝盗人妻，见斫，创著其颊。府功曹受贿，白除禁调守尉。博闻知，以他事召见，视其面，果有瘢。博辟左右问禁：“是何等创也？”

禁自知情得，叩头服状。博笑曰：“大丈夫固时有是。冯翊欲洒卿耻，能自效不？”禁且喜且惧，对曰：“必死！”博因敕禁：“毋得泄语，有便宜，

辄记言。”因亲信之，以为耳目。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，有功效。博擢禁连守县令。久之，召见功曹，闭阁数责以禁等事，与笔札，使自记，“积受一钱以上，无得有匿，欺谩半言，断头矣！”

功曹惶怖，且自疏奸赃，大小不敢隐，博知其实，乃令就席，受敕自改而已。拔刀使削所记，遣出就职。功曹后常战栗，不敢磋跌。博遂成就之。

西汉成帝时，有一个很能干的官吏叫朱博，他本来是武官出身，不大熟悉法律条文等规定。他担任冀州刺史后，到所属各郡去巡视，一天忽然有几百个官吏、百姓们站在大街上要告状，连官衙中也挤满了人。朱博的一个佐吏向他报告并请求说：“请暂且留在这个县里，接见所有告状的人，事情处理完后，再出发。”这人想以此来看看朱博的本事如何。朱博心里知道此人的用意，便催外面的随从快点准备车马。随从说车马已经准备停当，朱博出门坐到车上，看见这些告状的人，便让佐吏给这些人讲清楚：“要告县丞、县尉的，刺史不受理控告这些佩黄绶级别的官员，让他们到各自郡衙去告。要告那些二千石俸禄佩黑绶级别官员的，等刺史巡视各郡回去后，到刺史衙门中去告。百姓中有被吏员们冤枉，以及控告抢劫杀人、民事纠纷的，由各被告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去受理。”朱博停下车来差遣决定，不一会儿，四五百人各领命而去，真可谓神速。官吏和百姓们都大为惊奇，想不到朱博应付事变竟如此决断。

韩褒

周文帝时，韩褒为北雍州刺史。州多盗，褒至，密访之，并州中豪右也。

褒阳不知，并加礼遇，谓曰：“刺史书生，安知督盗？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。”乃悉召桀黠少年。尽署主帅，与分地界，盗发不获，即以故纵论。于是诸被署者皆惶惧首伏，曰：“前盗实某某。”具列姓名。褒因取名簿藏之，榜州门曰：“凡盗，可急来首，尽今月不首者，显戮之，籍其妻子，以赏前首者！”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。褒取薄质对，不爽，并原其罪，许自新。由是群盗屏息。

蒲宗孟

贼依梁山泝，县官有用长梯窥蒲苇间者，蒲恭敏知郢州，下令禁“毋得乘小舟出入泝中”。贼既绝食，遂散去。

吴正肃公

吴正肃公知蔡州。蔡故多盗，公按令为民立伍保，而简其法，民便安之，盗贼为息。

京师有告妖贼确山者，上遣中贵人驰至蔡，以名捕者十人。使者欲得兵往取，公曰：

“使者欲借兵立威耶，抑取妖人以还报也？”使者曰：“欲得妖人耳。”公曰：“吾在此，虽不敏，然聚千人于境内，安得不知？今以兵往，是趣其为乱也。此不过乡人相聚为佛事以利钱财耳。手召之，即可致。”乃馆使者，日与之饮酒，而密遣人召十人，皆至，送京师鞫实，告者以诬得罪。

万观

万观知严州。七里泷渔舟数百艘，昼渔夜窃，行旅患之。观令十艘为一甲，各限以地，使自守，由是无复有警。

王敬则

敬则为吴兴太守。郡旧多剽掠，敬则录得一偷，召其亲属于前，鞭之数十，使之长扫街路，久之，乃令举旧偷自代。诸偷恐为所识，皆逃走，境内以清。

程明道

广济、蔡河出县境，濒河不逞之民，不复治生业，专以胁取舟人钱物为事，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。明道始至，捕得一人，使引其类，得数十人，不根治旧恶，分地而处之，使以挽舟为业，且察为恶者。自是境无焚舟之患。

王子纯

王子纯枢密帅熙河日，西戎欲入寇，先使人覘我虚实。逻者得之，索其衣缘中，获一书，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。官属皆欲支解以徇，子纯忽判杖背二十，大刺“番贼决讫放归”六字纵之。是时适有戎兵马骑甚众，边批：难得此便人送信，刍粮亦富，虏人得谍书，知有备，其谋遂寝。

窃锁 毆人

元丰间，刘舜卿知雄州，虏夜窃其关锁去，吏密以闻。舜卿不问，但使易其门键大之。后数日，虏谍送盗者，并以锁至。舜卿曰：“吾未尝亡锁。”命加于门，则大数分，并盗还之。虏大惭沮，盗反得罪。

民有诉为契丹毆伤而遁者，李允则不治，但与伤者千二钱、逾月，幽州以其事来诘，答曰：“无有也。”盖他谍欲以毆人为质验，既无有，乃杀谍。

甲杖库火

李允则尝宴军，而甲杖库火。允则作乐饮酒不辍。少顷火息，密遣吏持檄瀛州，以茗笼运器甲。不浹旬，军器完足，人无知者。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，真宗曰：“允则必有谓，姑诘之。”对曰：“兵械所藏，燬火甚严。方宴而焚，必奸人所为。若舍宴救人，事当不测。”

草场火 驿舍火

村纮知郢州。尝有揭帜城隅，著妖言其上，期为变，州民皆震。俄而草场白昼火，盖所揭一事也，民益恐。或谓大索城中，纮笑曰：“奸计正在是，冀因吾胶扰而发，奈何堕其术中？彼无能为也！”居无何，获盗，乃奸民为妖，遂诛之。

苏颂迁度支判官，送契丹使宿恩州。驿舍火，左右请出避火，颂不许；州兵欲入救火，亦不许，但令防卒扑灭之。初火时，郡中汹汹，谓使者有变，救兵亦欲因而生事，赖颂不动而止。

文彦博

文潞公知成都，尝于大雪会客，夜久不罢。从卒有谗语，共拆井亭烧以御寒。军校白之，座客股栗。公徐曰：“天实寒，可拆与之。”边批：蔡得做人情。神色自若，饮宴如故。卒气沮，无以为变。明日乃究问先拆者，杖而遣之。

张辽

张辽受曹公命屯长社，临发，军中有谋反者，夜惊乱火起，一军尽扰。辽谓左右曰：

“勿动！是不一营尽反，必有造变者，欲以动乱人耳。”乃令军中曰：“不反者安坐！”

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。有顷，即得首谋者，杀之。

薛长孺 王巖

薛长孺为汉州通判。戍卒闭营门，放火杀人，谋杀知州、兵马监押。有来告者，知州、监押皆不敢出。长孺挺身出营，谕之曰：“汝辈皆有父母妻子，何故作此事？然不与谋者，各在一边！”于是不敢动，唯本谋者八人突门而

出，散于诸县，村野捕获。时谓非长孺则一城之人涂炭矣。铃辖司不敢以闻，遂不及赏。长孺，简肃公之侄也。

霍王元轨

霍王元轨为定州刺史时，突厥入寇，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。事泄，高宗令元轨穷其党与。元轨曰：“强寇在境，人心不安，若多所逮系，是驱之使叛也。”乃独杀嘉运，余无所问，边批：惩一已足警百。因自劾违制。上览表大悦，谓使者曰：“朕亦悔之。

向无王，则失定州矣！”

吕公孺

吕公孺知永兴军，徙河阳。洛口兵千人，以久役思归，奋斧钺排关，不得入，西走河桥，观听汹汹。诸将请出兵掩击，公孺曰：“此皆亡命，急之变且生。”即乘马东去，遣牙兵数人迎谕之，曰：“汝辈诚劳苦，然岂得擅还之？渡桥，则罪不赦矣！太守在此，愿自首者止道左。”皆伫立以俟。公孺索倡首者，黥一人，余复送役所，语其校曰：“若复偃蹇者，斩而后报。”

众帖息。

廉希宪

廉希宪为京兆四川宣抚使。浑都海反，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之，蒙古八春获之，系其党五十余人于乾州狱，送二人至京兆，请并杀之。希宪谓僚佐曰：“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，保无他虑。今众志成城，犹怀反侧，彼若见其将校执囚，或别生心，为害不细。可因其惧死，并皆宽释，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，上策也。”初八春既执诸校，其军疑惧，骇乱四出，及知诸校获全，纽邻奥鲁官得释，大喜过望，人人感悦。八春果得精骑数千，将与俱西。

林兴祖

林兴祖初同知黄岩州事，三迁而知铅山州，铅山素多造伪钞者，豪民吴友文为之魁，远至江、淮、蓟，莫不行使。友人虾黠悍蝥，因伪造致富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，伺有欲告之者，辄先事戕之。前后杀人甚众，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，民罹其害，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。兴祖至官，曰：“此害不除，何以救民！”即张榜禁伪造者，且立赏募民首告。俄有告者至，佯以不实斥去；又以告，获伪造二人并赃者，乃鞫之。款成，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，兴祖并命执之。须臾来诉友文者百余人，择其重罪一二鞫之，狱立具。逮捕其党，悉置之法，民赖以安。

李封

唐李封为延陵令，吏人有罪，不加杖罚，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，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，日满乃释。著此服出入者以为大耻，皆相劝励，无敢犯。赋税常先诸县。竟去官，不捶一人。

耿楚侗

耿楚侗官南都。有士人为恶僧侮辱，以告，公白所司治之，其僧遁。公意第迸遂，下令复系籍本寺。士人心不释然，必欲捕而枷之。公晓之曰：“良知何广大，奈何着一破赖和尚往来其中哉！”士人退语人曰：“惩治恶僧，非良知耶？”或以告公，公曰：“此言固是，乃余其难其慎若此，胸中盖三转矣。其一谓志学者，即应犯不较、逆不难，不然落乡人臼矣，此名谊心也。

又谓法司用刑，自有条格，如此类法不应枷，此则格式心也。又闻此僧凶恶，虑有意外心虞，故不肯为已甚，此又利害心也。余之良知乃转折如此。”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，处之少平，大腾物议。又承恩寺有僧为礼部枷之致毙，竟构大讼。公闻之，谓李士龙曰：

“余前三转折良心不更妙耶？”

向敏中 王旦

真宗幸澶渊，赐向敏中密诏，尽付西鄙，许便宜行事。敏中得诏藏之，视政如常。

会大雉，有告禁卒欲依雉为乱者，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底下幕中。明日尽召宾僚兵官，置酒纵阅，命雉入，先驰骋于中门外。后召至阶，敏中振袂一挥，伏出，尽擒之，果怀短刃，即席斩焉。既屏其尸，以灰沙扫庭，照旧张乐宴饮。

旦从幸澶渊。帝闻雍王遇暴疾，命旦驰还东京，权留守事。旦驰至禁城，直入禁中，令人不得传播。及大驾还，旦家子弟皆出郊迎，忽闻后面有驹呵声，回视，乃旦也，皆大惊。

乔白岩

家宰乔公字，正德己卯参理留都兵务。时逆濠声言南下，兵已至安庆。而公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，所至游宴，实以观形势之险要，而外若不以为意者。人以为矫情镇物，有费祎、谢安之风。

韩愈

韩愈为吏部侍郎。有令吏权势最重，旧常关锁，选人不能见。愈纵之，听其出入，曰：“人所以畏鬼者，以其不能见也；如可见，则人不畏之矣。”

裴晋公

公在中书，左右忽白以失印。公怡然，戒勿言，方张宴举乐，人不晓其故。夜半宴酣，左右复白印存，公亦不答，极欢而罢。人问其故，公曰：“胥吏辈盗印书券，缓之则复还故处，急之则投水火，不可复得矣！”

郭子仪

二条

汾阳王宅在亲仁里，大启其第，任人出入不问。麾下将吏出镇来辞，王夫人及爱女方临妆，令持帔汲水，役之不异仆隶。他日子弟列谏，不听，继之以泣，曰：“大人功业隆赫，而不自崇重，贵贱皆游卧内，某等以为虽伊、霍不当如此。”公笑谓曰：“尔曹固非所料。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，官饩者一千人，进无所往，退无所据。向使崇垣扃户，不通内外，一怨将起，构以不臣，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，则九族齑粉，噬脐莫追。今荡荡无间，四门洞开，虽谗毁欲兴，无所加也！”诸子拜服。

)

鱼朝恩阴使人发郭氏墓，盗未得。子仪自泾阳来朝，帝唁之，即号泣曰：“臣久主兵，不能禁士残人之墓，人今亦发先臣墓，此天谴，非人患也。”朝恩又尝修具邀公，或言将不利公，其下愿裹甲以从。子仪不许，但以家僮数人往。朝恩曰：“何车骑之寡？”

子仪告以所闻，朝恩惶恐曰：“非公长者，得无致疑！”

王阳明

宁藩既获，圣驾忽复巡游，群奸意叵测，阳明甚忧之。适二中贵至浙省，阳明张宴于镇海楼。酒半，屏人去梯，出书筒二篋示之，皆此辈交通逆藩之迹也，尽数与之。二中贵感谢不已。阳明之终免于祸，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。脱此时阳明挟以相制，则仇隙深而祸未已矣。

王璋 罗通

璋，河南人，永乐中为右都御史。时有告周府将为不轨者，上欲及其未发讨之，以问璋。璋曰：“事未有迹，讨之无名。”上曰：“兵贵神速，彼出城，则不可为矣。”

璋曰：“以臣之愚，可不烦兵，臣请往任之。”曰：“若用众几何？”曰：“但得御史三四人随行足矣。然须奉敕以臣巡抚其地乃可。”遂命学士草

敕，即日起行。黎明，直造王府。周王惊愕，莫知所为，延之别室，问所以来者，曰：“人有告王谋叛，臣是以来！”王惊跪。璋曰：“朝廷已命丘大帅将兵十万将至，臣以王事未有迹，故来先谕。

事将若何？”王举家环哭不已。璋曰：“哭亦何益？愿求所以释上疑者。”曰：“愚不知所出，唯公教之。”璋曰：“能以王护卫为献，无事矣。”王从之，乃驰驿以闻。上喜，璋乃出示曰：“护卫军三日不徙者处斩！”不数日而散。

罗通以御史按蜀，蜀王富甲诸国，出入僭用乘舆仪从。通心欲检制之。一日，王过御史台，公突使人收王所僭卤簿，蜀王气沮。藩、臬俱来见问状，且曰：“闻报王罪且不测，今且奈何？”通曰：“诚然，公等试思之。”诘旦复来，通曰：“易耳，宜密语王，但谓黄屋、左纛故玄元皇帝庙中器，今复还之耳。”玄元皇帝，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。从之，事乃得解，王亦自敛。

吴履 叶南岩

国初，吴履(字德基，兰溪人。)为南康丞。民王琼辉仇里豪罗玉成，执其家人笞辱之。玉成兄子玉汝不胜恚，集少年千余人，围琼辉家，夺之归，缚琼辉，道笞之，濒死，乃释去。琼辉兄弟五人庭诉，断指出血，誓与罗俱死。履念狱成当连千余人，势不便，乃召琼辉，语之曰：“独罗氏围尔家那？”对曰：“千余人。”曰：“千余人皆辱尔耶？”

曰：“数人耳。”曰：“汝憾数人，而累千余人，可乎？且众怒难犯，倘不顾死，尽杀尔家，虽尽捕伏法，亦何益于尔？”琼辉悟，顿首唯命。履乃捕笞者四人，于琼辉前杖数十，流血至踵；命罗氏对琼辉引罪拜之，事遂解。

叶公南岩刺蒲时，有群斗者诉于州，一流血被面，经重创，脑几裂，命且尽。公见之恻然，时家有刀疮药，公即起入内，自捣药，令舁至幕廨，委一谨厚廨子及幕官，曰：“宜善视之，勿令伤风。此人死，汝辈责也。”其家人不令前。乃略加审核，收仇家于狱而释其余。一友人问其故，公曰：“凡人争斗无好气，此人不即救，死矣。此人死，即偿命一人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又干证连系，不止一人破家；此人愈，特一斗殴罪耳。且人情欲讼胜，虽于骨肉，亦甘心焉，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。”未几，伤者平而讼遂息。

鞠真卿

鞠真卿守润州。民有牛殴者，本罪之外，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。小人斫财，兼以下愤输钱于敌人。其后终日纷争，相视无敢先下手者。

赵豫

赵豫为松江府太守，每见讼者非急事，则谕之曰：“明日来！”始皆笑之，故有“松江太守明日来”之谣。不知讼者来，一时之忿，经宿气平，或众为譬解，因而息者多矣。此之钩钜致人而自为名者，其所存何啻霄壤？

褚国祥

武进进士褚国祥，为湖州添设贰守，宽平简易，清守不淄。北栅姚姓者，妻以久病亡，其父告婿殴死。公准其词，不发行。下午，命驾北栅，众役不知所之，突入姚姓家，妻尚未殓也，验无殴死状，呼告者薄责而释之。不费一钱而讼已了矣。

程卓

休宁程从元卓守嘉兴时，或伪为(亻卒)厅印缙与奸民为市，以充契券之用。流布即广，吏因事觉，视为奇货，谓无真伪，当历加追验，(边批：其言易入。)则所得可裨郡计不少。公曰：“此不过伪造者罪耳，若一一验之，编民并扰。(边批：透顶光明。)吾以安民为先，(边批：要着。)利非所急也。”乃谕民有误买者，许自陈，立与换印。陈者毕至，一郡晏然。

张文懿公

宋初，令诸路州军创“天庆观”，别号“圣祖殿”。张文懿公时为广东路都漕，请曰：“臣所部皆穷困，乞以最上律院改充。”诏许之。仍照诸路委监司守臣，亲择堪为天庆寺院，改额为之，不得因而生事。

张永

张永授芜湖令，芜当孔道，使客厨传日不暇给，民坐困惫。章圣梓宫南(祔府)，所过都邑设绮纨帐殿，供器冶金为之。又阉宦厚索赂遗，一不当意，辄辱官司，官司莫敢谁何。永于濒江佛寺，埒其栋宇代帐殿，饰供器箔金以代冶，省费不贲，而调度有方，卒无欢嘏于境上者。

范希阳

范希阳为南昌太守。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势以来，跪拜俱在级下蓬外，风雨不问。

希阳欲复旧制，乃于陈都院初上任时，各官俱聚门将见，希阳且进且顾曰：“诸君今日随我行礼。”进至堂下，竟入蓬内行礼，各官俱随而前，旧制遂复。希阳退至门外，与众官作礼为别，更不言及前事而散。

牛弘

奇章公牛弘有弟弼，好酒而酗，尝醉，射杀弘驾车牛。弘还宅，事迎谓曰：“叔射杀牛！”弘直答曰：“可作脯。”

明镐

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并州时，边任多纨绔子弟。镐乃取尤不识者杖之，疲软者皆自解去，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。军行，娼妇多从者，镐欲驱逐，恶伤士卒心。会有忿争杀娼妇者，吏执以白，镐曰：“彼来军中何邪？”纵去不治。娼闻皆走散。

迎刃卷四

危峦前厄，洪波后沸，人皆棘手，我独掉臂。动于万全，出于不意，游刃有余，庖丁之技。集《迎刃》。

子产

郑良霄既诛，国人相惊，或梦伯有(良霄字。)介而行，曰：“王子余将杀带，明年王寅余又将杀段！”驷带及公孙段果如期卒，国人益大惧。子产立公孙泄(泄，子孔子，孔前见诛)及辰止(良霄子)以抚之，乃止。子太叔问其故，子产曰：“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。吾为之归也。”太叔曰：“公孙何为？”子产曰：“说也。”(以厉故立后，非正，故并立泄，比于继绝之义，以解说于民。)

田叔

(二条)

梁孝王使人刺杀故相袁盎。景帝召田叔案梁。具得其事，乃悉烧狱词，空手还报。

上曰：“梁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有之。”“事安在？”叔曰：“焚之矣。”上怒，叔从容进曰：“上无以梁事为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今梁王不伏诛，是汉法不行也，如其伏法，而太后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此忧在陛下也。”于是上大贤之，以为鲁相。

叔为鲁相，民讼王取其财物者百余人。叔取其渠率二十人，各笞二十，余各搏二十，怒之曰：“王非汝主耶？何敢言！”鲁王闻之，大惭，发中府钱，使相偿之。相复曰：

“王使人自偿之；不尔，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。”又王好猎，相常从。王辄休相出就馆舍，相出，常暴坐待王苑外。王数使人请相休，终不休，曰：“我王暴露，我独何为就舍？”王以故不大出游。

主父偃

汉患诸侯强，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，分其子弟，而汉为定其封号。汉有厚恩而诸侯渐自分析弱小云。

裴光庭

张说以大驾东巡，恐突厥乘间入寇，议加兵备边，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。光庭曰：

“封禅，告成功也。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，非所以昭盛德也。”说曰：“如之何？”

光庭曰：“四夷之中，突厥为大，比屡求和亲，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。今遣一使，征其大臣从封泰山，彼必欣然承命。突厥来，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，可以偃旗卧鼓，高枕有余矣！”说曰：“善！吾所不及。”即奏行之，遣使谕突厥。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发入贡，因扈从东巡。

崔祐甫

德宗即位，淄青节度李正己表献钱三十万缗。上欲受，恐见欺；却之，则无词，宰相崔祐甫请遣使：“使慰劳淄青将士，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，使将士人人戴上恩，诸道知朝廷不重财货”。上从之，正己大惭服。

神策军使王驾鹤，久典禁兵，权震中外。德宗将代之，惧其变，以问崔祐甫。祐甫曰：“是无足虑。”即召驾鹤，留语移时，而代者白志贞已入军中矣。

王旦

(三条)

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，被旨选兵，下令太峻，兵惧，谋为变。上召二府议之。王旦曰：“若罪旻，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？急捕谋者，则震惊都邑。陛下数欲任旻以枢密，今若摆用，使解兵柄，反侧者当自安矣。”上谓左右曰：“旦善处大事，真宰相也！”

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，真宗以示王旦。公曰：“东封甚迫，车驾将出，以此探朝廷之意耳。可于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，仍谕次年额内除

之。”契丹得之大惭，次年复下有司：“契丹所借金帛六万，事属微末，仰依常数与之，今后永不为例。”

西夏赵德明求粮万斛。王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，而诏德明来取。德明大惭，曰：“朝廷有人。”乃止。

严可求

烈祖辅吴，四方多垒，虽一骑一卒，必加姑息。然群校多从禽，聚饮近野，或搔扰民庶。上欲纠之以法，而方借其材力，思得酌中之计，问于严可求。可求曰：“无烦绳之，易绝耳。请敕泰兴、海盐诸县，罢采鹰，可不令而止。”烈祖从其计，期月之间，禁校无复游墟落者。——《南唐近事》。

陈平

燕王卢绾反，高帝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之。既行，人有恶哙者，高帝怒，曰：“哙见吾病，乃几吾死也！”用陈平计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，曰：“平乘驰传载勃代哙将。

平至军中，即斩哙头！”二人既受诏行，私计曰：“樊哙，帝之故人，功多，又吕后女弟女嫫夫，有亲且贵。帝以忿怒故欲斩之，即恐后悔，（边批：精细。）宁囚而致上，令上自诛之。”平至军，为坛，以节召樊哙。哙受诏节，即反接载槛车诣长安，而令周勃代，将兵定燕。平行，闻高帝崩，平恐吕后及吕嫫怒，乃驰传先去。逢使者，诏平与灌婴屯于荜阳。平受诏，立复驰至宫，哭殊悲，因奏事丧前。吕太后哀之，曰：“君出休矣！”平因固请得宿卫中，太后乃以为郎中令，曰：“傅教帝。”是后吕嫫谗乃不得行。

宋祖 曹彬

唐主畏太祖威名，用间于周主。遣使遗太祖书，馈以白金三千。太祖悉输之内府，间乃不行。

周遣阁门使曹彬以兵器赐吴越，事毕亟返，不受馈遗。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，至于数四，彬曰：“吾终不受，是窃名也。”尽籍其数，归而献之。后奉世宗命，始拜受，尽以散于亲识，家无留者。

拒高丽僧 焚西夏书

高丽僧寿介状称：“临发日，国母令资金塔祝寿”。东坡见状，密奏云：“高丽苟简无礼。若朝廷受而不报，或报之轻，则夷虏得以为词；若受而厚报之，是以重礼答其无礼之馈也。臣已一面令管勾职员退还其状，云：‘朝廷清严，守臣不敢专擅奏闻’。”

臣料此僧势不肯已，必云本国遣来献寿，今兹不奏，归国得罪不轻。臣欲于此僧状后判云：‘州司不奉朝旨，本国又无来文，难议投进，执状归国照会’。如此处分，只是臣一面指挥，非朝廷拒绝其献，颇似稳便。”

范仲淹知延州，移书谕元昊以利害，元昊复书悖慢。仲淹具奏其状，焚其书，不上闻。「吕」夷简谓宋庠等曰：“人臣无外交，希文何敢如此！”宋庠意夷简诚深罪范公(边批：无耻小人！)遂言“仲淹可斩”。仲淹奏曰：“臣始闻虏悔过，故以书诱谕之。”

会任福败，虏势益振，故复书悖慢。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，则辱在朝廷，故对官属焚之，使若朝廷初不闻者，则辱专在臣矣。”杜衍时为枢密副使，争甚力，于是罢庠知扬州，(边批：羞剌!)而仲淹不问。

张方平

元昊既臣，而与契丹有隙，来请绝其使。知谏院张方平曰：“得新附之小羌，失久和之强敌，非计也。宜赐元昊诏，使之审处，但嫌隙朝除，则封册暮下，于西、北为两得矣！”时用其谋。

秦桧

建炎初，虜使讲和，云：“使来，必须百官郊迎其书。”在廷失色，秦桧恬不为意，尽遣部省吏人迎之。朝见，使人必要褥位，一一此非臣子之礼。是日，桧令朝见，殿廷之内皆以紫幕铺满。北人无辞而退。

吴时来

嘉靖时，倭寇发难，郎、土诸路兵援至。吴总臣计犒逾时，众大噪。及至松江，抚臣属推官吴时来除备。时来度水道所由，就福田禅林外立营，令土官以兵至者，各署部伍，舟人导之入，以次受犒，惠均而费不冗，诸营贴然。客兵素犷悍，剽掠即不异寇。

时来用赞画者言，为好语结其寇长，缚治之，迄终事无敢犯者。

苏子容

苏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国信使，在虜中遇冬至。本朝历先北朝一日，北朝问公孰是。

公曰：“历家算术小异，迟速不同。如亥时犹是今夕，逾数刻即属子时，为明日矣。或先或后，各从本朝之历可也。”虜人深以为然，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。使还奏，上喜曰：

“此对极中事理！”

马默

宋制：沙门岛罪人有定额，官给粮者才三百人，溢额则粮不贍。且地狭难容，每溢额，则取其人投之海中。寨主李庆一任，至杀七百余人。马默知登州，痛其弊，更定配海岛法，建言：“朝廷既贷其生矣，即投之海中，非朝廷本意。今后溢额，乞选年深、自至配所不作过人，移登州。”神宗深然之，即诏可，著为定制。自是多全活者，默无子，梦东岳使者致上帝命，以移沙门岛罪人事，特赐男女各一。后果生男女二人。

于谦

永乐间，降虏多安置河间、东昌等处，生养蕃息，骄悍不驯。方也先入寇时，皆将乘机骚动，几至变乱。至是发兵征湖、贵及广东、西诸处寇盗，于肃愍奏遣其有名号者，厚与赏犒，随军征进。事平，遂奏留于彼。于是数十年积患，一旦潜消。

李贤

法司奏：石亨等既诛，其党冒夺门功升官者数千人，俱合查究。上召李贤曰：“此事恐惊动人心。”贤曰：“朝廷许令自首免罪，事方妥。”于是冒功者四千余人，尽首改正。

王琼

武宗南巡还，当弥留之际，杨石斋廷和已定计擒江彬。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人，为彬爪牙者，皆劲卒也。恐其仓卒为变，计无所出，因谋之王晋溪。晋溪曰：“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，令至通州听赏。”于是边兵尽出，彬遂成擒。

刘大夏 张居正

庄浪上帅鲁麟为甘肃副将，求人将不得，恃其部落强，径归庄浪，以子幼请告。有欲予之大将印者，有欲召还京，予之散地者，刘尚书大夏独曰：“彼虐，不善用其众，无能为也，然未有罪。今予之印，非法；召之不至，损威。”乃为疏，奖其先世之忠，而听其就闲。麟卒怏怏病死。

黔国公沐朝弼，犯法当逮。朝议皆难之，谓朝弼纲纪之卒且万人，不易逮，逮恐激诸夷变。居正擢用其子，而驰单使缚之，卒不敢动，既至，请贷其死，而辋之南京，人以为快。

奖其先则内愧，而怨望之词塞，擢其子则心安，而巢穴之虑重。所以罢之辄之，唯吾所制。

刘坦

坦为长沙太守，行湘州事。适王僧粲谋反，湘部诸郡蜂起应之，而前镇军锤玄绍者潜谋内应，将克日起。坦侦知之，佯为不省，如常理讼。至夜，故开城门以疑之。玄绍不敢发，明旦诣坦问故，坦久留与语，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。（边批：已知其确有其书，故收亦以塞其口，非密遣也。）玄绍尚在坐，收兵还，具得其文书本末，因出以质绍。绍首伏，即斩之，而焚其书以安余党，州部遂安。

张忠献

叛将范琼拥兵据上流，召之不来；来又不肯释兵，中外汹汹。张忠献与刘子羽密谋诛之。一日遣张俊以千人渡江，若捕他盗者，因召琼、俊及刘光世诣都堂计事，为设饮食。食已，相顾未发，子羽坐底下，恐琼觉事中变，遽取黄纸，执之趋前，举以麾琼曰：

“下！有敕，将军可诣大理置对。”琼愕不知所为。子羽顾左右，拥置舆中，以俊兵卫送狱。使光世出抚其众，且曰：“所诛止琼，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。”众皆投刀曰“诺”。悉麾隶他军，顷刻而定，琼伏诛。

留志淑

中官毕贞，逆濠党也。至自江西，声势翕赫，拥从牙士五百余人，肆行残贼，人人自危。留志淑知杭州，密得其不可测之状，白台察监司阴制之。未几，贞果构市人，一夕火其居，延烧二十余家。淑恐其因众为乱，闭门不出，止传报诸衙门人毋救火。余数日，果与濠通。及贞将发应濠，台察监司召淑定计。先提民兵，伏贞门外，监司以常礼见，出。淑入。贞怒曰：“知府以我反乎？”应曰：“府中役从太多，是以公心迹不白。”

因令左右出报监司。既入，即至堂上，执贞手与语当自白之状。。

众共语世所不籍之人以释众疑。贞仓卒不得已，呼其众出。出则民兵尽执而置之狱。伪与贞入视府中，见所藏诸兵器，诘曰：“此将何为也？”贞不能答，乃羈留之，奏闻，伏诛。

王益

王益知韶州，州有屯兵五百人，代者久不至。欲谋为变，事觉，一邵皆骇。益不为动，取其首五人，即日断流之。或请以付狱，不听。既而闻其徒曰：“若五人者系狱，当夜劫之。”众乃服。

贾耽

贾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。泽既反命，方大宴，有急牒至：

以泽代耽。耽内牒怀中，颜色不改，宴罢，即命将吏谒泽，牙将张献甫怒曰：“行军自图节锁，事人不忠，请杀之！”耽曰：“天子所命，即为节度使矣。”即日离镇，以献甫自随，军府遂安。

处工孛罗等

万历年间，女真虏人阿卜害等一百七员进贡到京。内工学罗、小厮哈额、真太三名为首，在通州驿递横肆需索。州司以闻。时沈演在礼部客司，议谓本东夷长，恭顺有年，若一概议革，恐孤远人向化之心，宜仍将各向年例正额赏赐，行移内府各衙门关出给散，以彰天朝旷荡之恩。止将工学罗等三名，革其额赏。行文辽东巡抚，执付在边酋长，谕以骚扰之故，治以虏法。俟本人认罪输服，方准补给。

王钦若

王钦若为亳州判官，监会亭仓。天久雨，仓司以米湿，不为受纳。民自远方来输祖者，深以为苦。钦若悉命输之仓，奏请不拘年次，先支湿米。太宗大喜，因识其名，由是大用。

令狐绹 李德裕

宣宗衔甘露之事，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。公欲尽诛之，而虑其冤，乃密奏膀子云：

“但有罪莫舍，有阙莫填，自然无类矣。”

先是诸镇宦者监军，各以意见指挥军事，将帅不得专进退。又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，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。所以比年将帅出征屡败。李赞皇乃与枢密使杨钧义、刘行深议，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，每兵千人听取十人自卫，有功随例沾赏。自此将帅得展谋略，所向有功。

吕夷简

西鄙用兵，大将刘平战死，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，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，故平失利。诏诛监军黄德和。或请罢诸帅监军，仁宗以问吕夷简。夷简对曰：“不必罢，但择谨厚者为之。”仁宗委夷简择之，对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不当与中贵私交，何由知其贤否？愿诏都知押班，但举有不称者，与同罪。”仁宗从之。翼日，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，士大夫嘉夷简有谋。

即奏除两浙提刑，迪父子皆喜。

迪既失束，事多遗忘，因免去，方知为吕所卖。）

王守仁 二条

阳明既擒逆壕，囚于浙省。时武庙南幸，驻蹕留都，中官诱令阳明释濠还江西，俟圣驾亲征擒获，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。阳明责中官具领状，中官惧，事遂寝。

江彬等忌守仁功，流言谓“守仁始与濠同谋，已闻天兵下征，乃擒濠自脱”，欲并擒守仁自为功。守仁与张永计，谓“将顺大意，犹可挽回万一，苟逆而抗之，徒激群小之怒”。乃以濠付永，再上捷音，归功总督军门，以止上江西之行，而称病净慈寺，永归，极称守仁之忠及让功避祸之意。上悟，乃免。

朱胜非

苗、刘之乱，勤王兵向阙。朱忠靖从中调护，六龙反正。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，令将部曲之任。时朝廷幸其速去。其党张达为画计，使请铁券，既朝辞。

遂造堂袖札以恳。忠靖顾吏取笔，判奏行给赐，令所属检详故事，如法制造。二凶大喜。

明日将朝，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事，速命延入。宿曰：“昨得堂贴，给赐二将铁券，此非常之典，今可行乎？”忠靖取所持贴，顾执政秉烛同阅。忽顾问曰：“检详故事曾检得否？”曰：“无可检。”又问：“如法制造，其法如何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又曰：

“如此可给乎？”执政皆笑，宿亦笑，曰：“已得之矣。”遂退。

停胡客供

唐因河陇没于吐蕃，自天宝以来，安西、北庭奏事，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，归路既绝，人马皆仰给鸿胪。礼宾委府县供之，度支不时付直，长安市肆，不胜其弊。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，皆有妻子，买田宅，举质，取利甚厚。乃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，得四千人，皆停其给。胡客皆诣政府告诉，泌曰：“此皆从来宰相之过，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！今当假道于回纥，或自海道，各遣归国。有不愿者，当令鸿胪自陈，授以

职位，给俸禄为唐臣。人生当及时展用，岂可终身客死那？”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，泌皆分领神策两军，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衙，余皆为卒，禁旅益壮。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，岁省度支钱五十万。

补儒士 袭土官

铸印局额设大使、副使各一员，食粮儒士二名。及满，将补投考者不下数千人，请托者半之，当事者每难处分。费宏为吏部尚书，于食粮二名外，预取听缺者四人，习字者四人，拟次第补，度可逾十数年。由是投考及请托者皆绝迹。

土官世及，辄转展给勘，索赂土官，土官以故怨叛，轻中朝诸人。胡公世宁令土官生子，即闻府，子弟应世及者，年且十岁，朔望或有事调集，皆携之见太守，太守为识年数状貌。父兄有故，按籍为请官于朝。土官大悦服。

蒋恭靖

蒋恭靖瑶，正德时守维扬。大驾南巡，六师俱发，所须夫役，计宝应、高邮站程凡六，每站万人。议者欲悉集于扬，人情汹汹。公唯站设二千，更番迭遣以迎，计初议减五分之四，其他类皆递减。卒之上供不缺，民亦不扰。时江彬与太监等挟势要索，公不为动。会上出观鱼，得巨鱼一，戏言直五百金。彬从旁言：“请以界守。”促值甚急，公即脱夫人簪珥及绉绢服以进，曰：“臣府库绝无缗钱，不能多具。”上目为酸儒，弗较也。一日中贵出揭贴，索胡椒、苏木、奇香异品若干，因以所无，冀获厚赂。时抚臣邀公他求以应，公曰：“古任土作贡。出于殊方，而故取于扬，守臣不知也。”抚臣厉声令公自覆，公即具揭贴，详注其下曰：“某物产某处。扬州系中土偏方，无以应命。”

上亦不责。又中贵说上选宫女数百，以备行在，抚臣欲选之民间。公曰：“必欲称旨，止臣一女以进。”上知其不可夺，即诏罢之。

汪应轸

汪应轸当武宗南巡，率同馆舒芬等抗疏以谏，廷杖几毙，出守泗州，泗州民情，弗知农桑。轸至，首劝之耕，出帑金，买桑于湖南，教之艺。募桑妇若干人，教之蚕事。

邮卒驰报，武宗驾且至。他邑彷徨勾摄为具，民至塞户逃匿，轸独凝然弗动。或询其故，轸曰：“吾与士民素相信。即驾果至，费旦夕可贷而集，今驾来未有期，而仓卒措办，科派四出，吏胥易为奸。倘费集而驾不果至，则奈何？”他邑用执炬夫役以千计，伺候弥月，有冻饿死者。轸命维炬榆柳间，以一夫掌十炬。比驾夜历境，炬伍整饬反过他所。

时中使络绎道路，恣索无厌。轸计中人阴懦，可慑以威，乃率壮上百人，列舟次，呼诺之声震远近，中使错愕，不知所为。轸麾从人速牵舟行，顷刻百里，遂出泗境。后有至者，方敛敢不敢私，而公复礼遇之。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。武宗至南都，谕令泗州进美女善歌吹者数十人。盖中使衔轸而以是难之也。轸奏“泗州妇女荒陋，且近多流亡，无以应敕旨。乃拘所募桑妇若干人，倘蒙纳之宫中，俾受蚕事，实于王化有裨。”诏且停止。

沈

世宗皇帝当幸楚，所从水道，则南京具诸楼船以从，具而上或改道，耗县官金钱；不具而上猝至，获罪。尚书周用疑以问工部主事沈。

曰：“召商需树于龙江关，急驿上所从道，以日计，舟可立办。夫舟而归直于舟，不舟而归材于商，不难也。上果从陆，得不费水衡钱矣。”中贵人修皇陵，锦衣朱指挥者往视。乘间谓朱曰：“高皇帝制：皇陵不得动寸土，违音死。今修不能无动土，而死可畏也。”朱色慑，言于中贵人而止。

范櫜

景藩役兴，王舟涉淮。从彭城达于宝应，供顿千里，舳舻万余艘，兵卫夹途，锦缆而牵者五万人。两淮各除道五丈，值民庐则撤之。櫜傍庐置敞缸覆土板上，望如平地，居者以安。时诸郡括丁夫俟役，呼召甚棘。櫜略不为储待，

漕抚大忧之，召为语。橧谩曰：“明公在，何虑那？”漕抚怫然曰：“乃欲委罪于我。我一老夫，何济？”曰：

“非敢然也。独仰明公，斯易集耳。”曰：“奈何？”橧曰：“今王舡方出，粮舡必不敢入闸。比次坐侯，日费为难。今以旗甲守舡，而用其十人为夫。波利得僦直，趋役必客，第须一纸牌耳。”曰：“如不足何？”曰：“今凤阳以夫数万，协济于徐，役毕必道淮而反。若乘归途之便，资而役之，无不乐应者，则数具矣。”都御史大喜称服。橧进曰：“然而无用也！”复愕然起曰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方今上流蓄水，以济王舟，比入黄，则各闸皆泄，势若建瓴，安用众为？”曰：“是固然矣，彼肯恬然自去乎？”曰：

“更计之，公无忧。”都御史叹曰：“君有心计，吾不能及也。”先是光禄寺札沿途郡县具王膳，食品珍异，每顿直数千两。橧袖《大明会典》争于抚院曰：“王舟所过州县，止供鸡鹅柴炭，此明证也。且光禄备万方玉食以办，此穷州僻县，何缘应奉乎？”抚按然之，为咨礼部。部更奏，令第具膳直每顿二十两，妃十两，省供费巨万计。比至，橧遣人持锭金逆于途，遗王左右曰：“水悍难泊，唯留意。”于是王舟皆穷日行，水漂疾如激箭。三泊供止千三百，比至仪真，而一夕五万矣。

张瀚

张瀚知庐州府，再补大名。庚戌羽当薄都门，诏遣司马郎一人，持节征四郡兵入卫。

使昔驰至真定，诸守相错愕，且难庭谒礼，踌躇久之。瀚闻报，以募召游食，饥附饱扬，不可用，披所属编籍，选丁壮三十之一，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饷，得精锐八百人。驰谓诸守：“此何时也，而与使者争苛礼乎？司马郎诚不尊于二千石，顾《春秋》之义，以工人先诸侯，要使令行威振耳。借令傲然格使者，其谓勤王何！”

诸守色动，遂俱入谒。瀚首请使者阅师。使者！”(上山，下艸)然曰：“何速也：“比阅师则人人精锐，绝出望外，使者乃叹服守文武才。

韩琦

英宗初即位，慈寿一日送密札与韩魏公，谕及上与高后不奉事，有“为孀妇作主”

之语，仍敕中贵俟报。公但曰：“领圣旨。”一日入札子，以山陵有事，取覆乞晚。临后，上殿独对，谓：“官家不得惊，有一文字须进呈，说破只莫泄。上今日皆慈寿力，恩不可忘，然既非天属之亲，但加承奉，便自无事。”上曰：

“谨奉教。”又云：“此文字，臣不敢留。幸宫中密烧之。若泄，则谗间乘之矣。”上唯之。自后两宫相欢，人莫窥其迹。

赵令郟

崇宁初，分置敦宗院于三京，以居疏冗，选宗子之贤者莅治院中。或有尊行，治之者颇以为难，令郟初除南京敦宗院，登对，上问所以治宗子之略。对曰：“长于臣者以国法治之，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。”上称善，进职而遣之。郟既至，宗子率教，未尝扰人，京邑颇有赖焉。

明智部总叙

冯子曰：自有宇宙以来，只争明、暗二字而已。混沌暗而开辟明，乱世暗而治朝明，小人暗而君子明；永不明则腐，镜不明则锢，人不明则堕于云雾，今夫烛腹极照，不过半砖，朱曦霄驾，洞彻八海。又况夫以夜为昼，盲人瞎马，侥幸深溪之不宵也，得乎？

故夫暗名之未然，皆明者之已事；暗者之梦景，皆明者之醒心；暗者之歧途，皆明者之定局。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，而断人之所不能断，害以之避，利以之集，名以之成，事以之立。明之不可已也如是，而其目为《知

微》、为《亿中》、为《剖疑》、为《经务》。吁！明至于能经务也，斯无恶于智矣！

知微卷五

箕子

纣初立，始为象箸。箕子叹曰：“彼为象箸，心不盛以上簋，将作犀玉之杯。玉杯象箸，必不羹藜藿，衣短褐，而舍于茅茨之下，则锦衣九重，高台广室。称此以求，天下不足矣！远方珍怪之物，舆马宫室之渐，自此而始，故吾畏其卒也！”未几，造鹿台，为琼室玉门，狗马奇物充其中，酒池肉林，宫中九市，而百姓皆叛。

殷长者

武王入殷，闻殷有长者，武王往见之，而问殷之所以亡。殷长者对曰：“王欲知之，则请以日中为期。”及期弗至，武王怪之。周公曰：“吾已知之矣。此君子也，义不非其主。若夫期而不当，言而不信，此殷之所以亡也。已以此告王矣。”

周公 太公

太公封于齐，五月而报政。周公曰：“何族同速也？”曰：“吾简其君臣，礼从其俗。”伯禽至鲁，三年而报政。周公曰：“何迟也？”曰：“变其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而后除之。”周公曰：“后世其北面事齐乎？夫政不简不易，民不能近；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。”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，曰：“尊贤而尚功。”周公曰：“后世必有篡弑之臣！”

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，曰：“尊贤而尚亲。”大公曰：“后寝弱矣！”

辛有

平王之东迁也，辛有适伊川，见披发而祭于野者，曰：“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？其礼先亡矣！”及鲁僖公二十二年，秦、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。

犹秉周礼，仲孙卜东鲁之兴基；其礼先亡，辛有料伊川之戎祸。

何曾

何曾字颖考，常侍武帝宴，退语诸子曰：“主上创业垂统，而吾每宴，乃未闻经国远图，唯说平生常事，后嗣其殆乎？及身而已，此子孙之忧也！汝等犹可获没。”指诸孙曰：“此辈必及于乱！”及绥被诛于东海王越，嵩哭曰：“吾祖其大圣乎！”

管仲

管仲有疾，桓公往问之，曰：“仲父病矣，将何以教寡人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愿君之远易牙、竖刁、常之巫、卫公子启方。”公曰：“易牙烹其子以谦寡人，犹尚可疑那？”

对曰：“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。其子之忍，又何有于君？”公又曰：“竖刁自宫以近寡人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。其身之忍，又何有于君？”公又曰：

“常之巫审于死生，能去苛病，犹尚可疑那？”对曰：“死生命也，苛病失也。君不任其命，守其本，而恃常之巫，彼将以此无不为也！”公又曰：

“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，其父死而不敢归哭，犹尚可疑那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。其父之忍，又何有于君？”公曰：“诺。”管仲死，尽逐之，食不甘，宫不治，苛病起，朝不肃。居三年，公曰：“仲父不亦过乎！”于是皆复召而反。明年，公有病，常之巫从中出曰：“公将以某日薨。”易牙、竖刁、常之巫相与作乱，塞宫门，筑高墙，不通人，公求饮不

得。卫公子后方以书社四十下卫，公闻乱，慨然叹，涕出，曰：“嗟乎！圣人所见岂不远哉！”

伐卫 伐莒

齐桓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。退朝而入，卫姬望见君，下堂再拜，请卫君之罪。公问故，对曰：“妾望君之入也，足高气强，有伐国之志也。见妾而色动，伐卫也。”明日君朝，揖管仲而进之。管仲曰：“君舍卫乎？”公曰：“仲父安识之？”管仲曰：“君之揖朝也恭，而言也徐，见臣而有惭色。臣是以知之。”

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，谋未发而闻于国。公怪之，以问管仲。仲曰：“国必有圣人也！”桓公叹曰：“嘻！日之役者，有执拓杵而上视者，意其是那？”乃令复役，无得相代。少焉，东郭垂至，管仲曰：“此必是也！”乃令傧者延而进之，分级而立。管仲曰：“子言伐莒那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管仲曰：“我不言伐莒，子何故曰伐莒？”对曰：

“君子善谋，小人善意，臣窃意之也。”管仲曰：“我不言伐莒，子何以意之？”对曰：

“臣闻君子有三色：优然喜乐者，钟鼓之色；愀然清静者，纓经之色；勃然充满者，兵革之色。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，勃然充满，此兵革之色。君吁而不吟，所言者伐莒也；君举臂而指，所当者莒也。臣窃意小诸侯之未服者唯莒，故言之。”

臧孙子

齐攻宋，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。荆王大悦，许救之甚欢。臧孙子忧而反，其御曰：

“索救而得，子有忧色，何也？”臧孙子曰：“宋小而齐大，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齐，此人之所以忧也。而荆王悦，必以坚我也。我坚而齐敝，荆之所利也。”臧孙子归，齐拔五城于宋，而荆救不至。

南文子

智伯欲伐卫，遗卫君野马四百、璧一。卫君大悦，君臣皆贺，南文子有忧色。卫君曰：“大同交欢，而子有忧色何？”文子曰：“无功之赏，无力之礼，不可不察也。野马四百、璧一，此小国之礼，而大国致之，君其图之！”卫君以其言告边境。智伯果起兵而袭卫，至境而反，曰：“卫有贤人，先知吾谋也！”

智过 絺疵

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，遇智过辕门之外。智过入见智伯曰：“二主殆将有变！”君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臣遇孟谈于辕门之外，其志矜，其行高。”智伯曰：“不然，吾与二主约谨矣。破赵，三分其地，必不欺也。子勿出于口。”智过出见二主，入说智伯曰：“二主色动而意变，必背君，不如今杀之！”智伯曰：“兵著晋阳三年矣，且暮当拔而殄其利，乃有他心，不可。子慎勿复言！”智过曰：“不杀，则遂亲之。”智伯问：“来之奈何？”智过曰：“魏桓子之谋臣曰赵葭，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，是皆能移其君之计。君其与二君约：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。如是，则二主之心可不变，而君得其所欲矣！”智伯曰：“破赵而三分其地，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，则吾所得者少，不可！”智过见君之不用也，言之不听，出更其姓为辅氏，进去不见。张孟谈闻之，入见襄子曰：“臣遇智过于辕门之外，其视有疑臣之心，入见智伯，出更其姓，今暮不出击，必后之矣。”襄子曰：“诺。”使张孟谈见韩、魏之君，夜期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。智伯军救水而乱。韩、魏翼而击之，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智伯军而擒智伯。智伯身死、国亡、地分，智氏尽灭，唯辅氏存焉。

智伯行水，魏桓子、韩康子骏乘。智伯曰：“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！”桓子肘时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绛水可以灌平阳也。

絺疵谓智伯曰：“韩、魏必反矣！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以人事知之：

夫从韩、魏而攻赵，赵亡，难必及韩、魏矣。合约胜赵而三分其地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？”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，二子曰：

“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，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，不然，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，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？”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“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”智伯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见其视臣端而疾趋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”

诸葛亮

有客至昭烈所，谈论甚愜。诸葛忽入，客遂起如厕。备对亮媵客，亮曰：“观客色动而神惧，视低而盼数，奸形外漏，邪心内藏，必曹氏刺客也！”急追之，已越墙遁矣。

梅衡湘

少司马梅公衡湘总督三镇。虏酋忽以铁数镒来献，曰：“此沙漠新产也。”公意必无此事，彼幸我弛铁禁耳，乃慰而遣之，即以其铁铸一剑，镌云：

“某年月某王赠铁”。因檄告诸边：“虏中已产铁矣，不必市釜。”其后虏缺釜，来言旧例，公曰：“汝国既有铁，可自冶也。”外族使者哗言无有，公乃出剑示之。虏使叩头服罪，自是不敢欺公一言。

魏先生

隋末兵兴，魏先生隐梁、宋间。杨玄感战败，谋主李密亡命雁门，变姓名教授，与先生往来。先生因戏之曰：“观吾子气沮而目乱，心摇而语偷，今方捕蒲山党，得非长者乎？”李公惊起，捉先生手曰：“既能知我，岂不能救我与？”先生曰：“吾子无帝王规模，非将帅才略，乃乱世之雄杰耳。”因极陈帝王将帅与乱世雄杰所以兴废成败，曰：“吾尝望气，汾晋有圣人生，能往事之，富贵可取。”李公拂衣而言曰：“竖儒不足与计！”事后脱身西走，所在收兵，终见败覆，降唐复叛，竟以诛夷。

夏翁 尤翁

夏翁，江阴巨族，尝舟行过市桥，一人担粪，倾入其舟，溅及翁衣。其人旧识也，僮辈怒，欲殴之。翁曰：“此出不知耳，知我宁肯相犯！”因好语遣之。及归，阅债籍，此人乃负三十金无偿，欲因以求死，翁为之折券。

长洲尤翁开钱典，岁底，闻外哄声，出视，则邻人也。司典者前诉曰：“某将衣质钱，今空手来取，反出署语，有是理乎！”其人悍然不逊，翁徐谕之曰：“我知汝意，不过为过新年计耳。此小事，何以争为？”命检原质，得衣帷四五事，翁指絮衣曰：

“此御寒不可少。”又指道袍曰：“与汝为拜年用，他物非所急，自可留也。”其人得二件，嘿然而去，是夜竟死于他家，涉讼经年。盖此人因负债多，已服毒，知尤富可诈，既不获，则移于他家耳。或问尤翁：“何以预知而忍之？”翁曰：“凡非理相加，其中必有所恃，小不忍则祸立至矣。”人服其识。

隰斯弥

隰斯弥见田成子，田成子与登台四望，二面皆畅，南望，隰子家之树蔽之，田成子亦不言。隰子归，使人伐之，斧才数创，隰子止之。其相室曰：“何变之数也？”隰子曰：“谚云：‘知渊中之鱼者不祥’。田子将有事，事

大而我示之知微，我必危矣。不伐树，未有罪也；知人之所不言，其罪大矣，乃不伐也。”

郈成子

郈成子为鲁聘于晋，过卫，右宰谷臣止而觴之，陈乐而不乐，酒酣而送之以璧，顾反，过而弗辞，其仆曰：“向者右宰谷臣之觴吾子也甚欢，今侯渫过而弗辞。”郈成子曰：“夫止而觴我，与我欢也；陈乐而不乐，告我忧也；酒酣而送我以璧，寄之我也。”

若是观之，卫其有乱乎？”倍卫三十里，闻宁喜之难作，右宰谷臣死之。还车而临，三举而归；至，使人迎其妻子，隔宅而异之，分禄而食之，其子长而反其璧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夫知可以微谋，仁可以托财者，其郈成子之谓乎！”

庞仲达

庞仲达为汉阳太守，郡人任棠有奇节，隐居教授，仲达先到侯之，棠不交言，但以薤一大本、水一盂置户屏前，自抱儿孙伏于户下。主簿白以为倨，仲达曰：“彼欲晓太守耳。水者，欲吾清；拔大本薤者，欲吾击强宗；抱儿当户，欲吾开门恤孤也！”叹息而还，自是抑强扶弱，果以惠政得民。

张安道

富郑公自毫移汝，过南京。张安道留守，公来见，坐久之，公徐曰：“人固难知也！”

安道曰：“得非王安石乎？亦岂难知者。往年方平知贡举，或荐安石有文学，宜辟以考校，姑从之。安石既来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。方平恶其人，即檄以出，自此未尝与语也。”

富公有愧色。

可大用。昭陵曰：“大者可，小者每上殿，则廷臣无一人是者。”已而莒公果相，景文竟终于翰长。若非昭陵之早识，景文得志，何减荆公！)

陈瓘

陈忠肃公因朝会，见蔡京视日，久而不瞬，每语人曰：“京之精神如此，他日必贵，然矜其禀赋，敢敌太阳，吾恐此人得志，必擅私逞欲，无君自肆矣。”及居谏省，遂攻其恶。时京典辞命，奸恶未彰，众咸谓公言已甚，京亦因所亲以自解。公诵杜诗云：

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须擒王！”攻之愈力。后京得志，人始追思公言。

王禹偁

丁谓诗有“天门九重开，终当掉臂入”。王禹偁读之，曰：“入公门，鞠躬如也，天门岂可掉臂入乎！此人必不忠！”后如其言。

何心隐

何心隐，隆、嘉间大侠也，而以讲学为名，善御史耿定向，游京师与处。适翰林张居正来访，何望见便走匿。张闻何在耿所，请见之，何辞以疾。张少坐，不及深语而去。

耿问不见江陵之故，何曰：“此人吾畏之。”耿曰：“何为也？”何曰：“此人能操天下大柄。”耿不谓然。何又曰：“分宜欲灭道学而不能，华亭欲兴道学而不能，能兴灭者，此子也。子识之，此人当杀我！”后江陵当国，以其聚徒乱政，卒捕杀之。

潘濬

武陵郡樊伯尝诱诸夷作乱，州督请以万人讨之。孙权召问潘濬，濬曰：“易与耳，五千人足矣。”权曰：“卿何轻之甚也？”濬曰：“侏虽弄唇吻而

无实才，昔尝为州人设馔，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余自起，此亦佛儒观一节之验也。”权大笑，即遣濬，果以五千人斩佝。

卓敬

建文初，燕王来朝，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：“燕王智虑绝人，酷类先帝。夫北平者，强干之地，金、元所由兴也，宜徙燕南昌，以绝祸本。夫萌而未动者，几也，量时而为者，势也。势非至劲莫能断，几非至明莫能察。”建文见奏大惊。翌日，语敬曰：“燕邸骨肉至亲，卿何得及此！”对曰：“杨广、隋文非父子那？”

朱仙镇书生

朱仙镇之败，兀术欲弃汴而去，有书生叩马曰：“太子毋走，岳少保且退。”兀术曰：“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，京城日夜望其来，何调可守？”生日：“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。岳少保且不免，况成功乎？”兀术悟，遂留。

沈诸梁

楚太子建废，杀于郑，其子曰胜，在吴。子西欲召之，沈诸梁闻之，见于西曰：

“闻子召王孙胜，信乎？”曰：“然”。子高曰：“将焉用之？”曰：“吾闻之，胜直而刚，欲置之境。”子高曰：“不可，吾闻之，胜也诈而乱，彼其父为戮于楚，其心又狷而不洁，若其狷也，不忘旧怨，而不以洁梭德，思报怨而已。夫造胜之怨者，皆不在矣。若来而无宠，速其怒也。若其宠之，贪而无厌，思旧怨以修其心，苟国有衅，必不居矣。吾闻国家将败，必有奸人而嗜其疾味，其子之谓乎！夫谁无疾膏，能者早除之。”

旧怨，灭宗国之疾害也，为之矢翮，犹恐其至也，是之谓日惕。若召而近之，死无日矣！”

弗从，召之，使处吴境，为白公。后败吴师，请以战备献，遂作乱，杀于西、子期于朝。

孙坚 皇甫邈

孙坚尝参张温军事。温以诏书召董卓，卓良久乃至，而词对颇傲。坚前耳语温曰：

“卓负大罪而敢鸣张大言，其中不测。宜以‘召不时至’按军法斩之。”温不从，卓后果横不能制。

中平二年，董卓拜并州牧，诏使以兵委皇甫嵩。卓不从。时嵩从子邈在军中，说嵩曰：“本朝失政，天下倒悬，能安危定倾，唯大人耳。今卓被诏委兵，而上书自请，是逆命也。又以京师昏乱，踌躇不进，此怀奸也。且其凶戾无亲，将士不附，大人今为元帅，仗国威以讨之，上显忠义，下除凶害，此桓文之事也。”嵩曰：“专命虽有罪，专诛亦有责，不如显奏其事，使朝廷自裁。”于是上书以闻。帝让卓，卓愈增怨嵩。及卓秉政，嵩几不免。

曹玮

河西首领赵元昊反，上问边备，辅臣皆不能对。明日，枢密四人皆罢，王黼谪虢州。

翰林学士苏公仪与黼善，出城见之。黼谓公仪曰：“黼之此行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。”

公仪曰：“此术士也。”黼曰：“非也。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，疏决狱囚至河北，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。黼至定，治事毕，玮谓黼曰：

‘公事已毕，自此当还，明日愿少留一日，欲有所言。’黼既爱其雄材，又闻欲有所言，遂为之留。明日，具饌甚简俭，食罢，屏左右，曰：‘公满面权骨，不为枢辅即边帅，或谓公当作相，则不能也。不十年，必总枢于此。时西

方当有警，公宜预讲边备，搜阅人材，不然无以应卒。’ 颙曰：‘四境之事，唯公知之，何以见教？’ 曹曰：‘玮在陕西日，河西赵德明尝使以马易于中国，怒其息微，欲杀之，莫可谏止，德明有一子，年方十余岁，极谏不已：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，今更以资杀边人，则谁肯为我用者！玮闻其言，私念之曰：此子欲用其人矣，是必有异志！闻其常往来于市中，玮欲一识之，屡使人诱致之，不可得，乃使善画者图其貌，既至观之，真英物也！此子必为边患，计其时节，正在公秉政之日，公其勉之！颙是时殊未以为然，今知其所画，乃元昊也。’”

齐神武

齐神武自洛阳还，倾产结客。亲友怪问之，答曰：“吾至洛阳，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，朝廷惧乱而不问。为政若此，事可知也。财物岂可常守那！”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。

任文公

王莽居摄，巴郡任文公善占，知大乱将作，乃课家人负物百斤，环舍疾走，日数十回。人莫知其故。后四方兵起，逃亡鲜脱者，唯文公大小负粮捷步，悉得免。

东院主者

唐末，岐、梁争长，东院主者知其将乱，日以菽粟作粉，为土塹，附而墁之，增其屋木，一院笑以为狂。乱既作，食尽樵绝，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，皆饿死，主沃粟为糜，毁木为薪，以免。

第五伦 魏相

诸马既得罪，窦氏益贵盛，皇后兄宪、弟笃喜交通宾客。第五伦上疏曰：“宪椒房之亲，典司禁兵，出入省闼，骄佚所自生也。议者以贵戚废锢，当复以贵戚浣濯之，犹解醒当以酒也。愿陛下防其未萌，令宪永保福禄。”宪果以骄纵败。

初，何敞上封事，亦言及此，但在夺沁水公主田园及杀都乡侯畅之后，跋扈已著，未若伦疏之先见也。）魏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，言“《春秋》讥世卿，恶宋三世为大夫，及鲁季孙之专权，皆危乱国家。自后元以来，禄去王室，政由冢宰。今霍光死，子复为大将军，兄子秉枢机，昆弟、诸婿据权势、任兵官，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，或夜诏门出入，骄奢放纵，恐寝不制。宜有以损夺其权，破散阴谋，固万世之基，全功臣之世。”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，署其一曰“副封”，领尚书者先发副封，所言不善，屏去不奏。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，以防壅蔽，宣帝善之，诏相给事中，皆从其议，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。乃罢其三侯，令就第，亲属皆出补吏。

马援 二条

建武中，诸王皆在京师，竞修名誉，招游士。马援谓吕种曰：“国家诸子并壮，而旧防未立，若多通宾客，则大狱起矣。卿曹戒慎之！”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，帝诏捕宾客，更相牵引，死者以数千。种亦与祸，叹曰：“马将军神人也！”

援又尝谓梁松、窦固曰：“凡人为贵，当可使贱，如卿等当不可复贱，居高坚自持，勉思鄙言。”松后果以贵满致灾，固亦几不免。

申屠蟠

申屠蟠生于汉末，时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议朝政，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。大学生争慕其风，以为文学将兴、处士复用，蟠独叹曰：“昔战国之世，处士横议，列国之王至为拥替先驱，卒有坑儒烧书之祸，今之谓矣！”乃绝迹于梁

肠山之间，因树为屋，自同佣人。居二年，滂等果罹党锢，或死或刑，唯蟠超然免于疑论。

张翰等

齐王◇专政，顾荣、张翰皆虑及祸。翰因秋风起，思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，叹曰：

“人生贵适志耳，富贵何为！”即日引去。荣故酣饮，不省府事，以废职徒为中书侍郎。颍川处士庾袞闻！”期年不朝，叹曰：“晋室卑矣，祸乱将兴！”帅妻子逃林虑山中。

穆生

楚元王初敬礼申公等。穆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常为穆生设醴。及王戊即位，常设，后忘设焉。穆生退曰：“可以逝矣！醴酒不设，王之意怠，不去，楚人将钳我于市！”

称疾卧。申公、白生强起之，曰：“独不念先王之德与？今王一旦失小礼，何足至此！”

穆生曰：“《易》称‘知几其神。几者，动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。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’先王所以礼吾三人者，为道存也。今而忽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，胡可与久处？吾岂为区区之礼哉！”遂谢病去，申公、白生独留。王戊稍淫暴，二十年，为薄太后服，私奸，削东海、薛郡，乃与吴通谋。二人谏不听，胥靡之，衣之赭衣，舂于市。